

標註

傳習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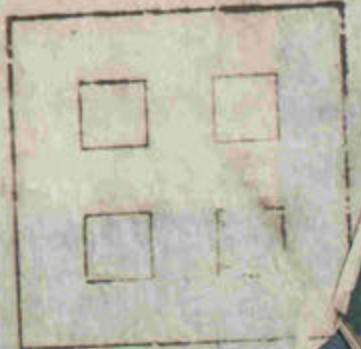
下

第一本題下有續錄二字據德
洪跋文今從之
乙亥一正德十年先生四十四
歲

傳習錄卷之下

續錄

正德乙亥九川初見先生於龍江先生與甘
泉先生論格物之說甘泉持舊說先生曰
是求之於外了甘泉曰若以格物理為外
是自小其心也九川甚喜舊說之是先生
又論盡心一章九川一聞卻遂無疑後家
居復以格物遺質先生答云但能實地用
功久當自釋山間乃自錄大學舊本讀之



所在一通本作所如今從本集改之

已卯 正德十四年先生四十八歲在江西六月奉勅勸處福建叛軍聞宸濠反遂還起義共事于譜誌

顏氏一易條辭下曰顏子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

格去一司馬溫公格物致知之說曰格猶扞也禦也能扞禦外物而後知至道云云朱文公太學或問辨之○文錄第二答王天宇第二書曰扞禦外物之說未為甚善然止捍禦於其外則未有拔去病根之意非所謂克己求仁之功矣○後世林兆恩亦為扞去物欲之說然其學三教一致之宗也

覺朱子格物之說非是然亦疑先生以意之所在為物物字未明已卯歸自京師再見先生於洪都先生兵務倥傯乘隙講授首問近年用功何如九川曰近年體驗得明明德功夫只是誠意自明明德於天下步步推入根源到誠意上再去不得如何以前又有格致工夫後又體驗覺得意之誠偽必先知覺乃可以顏子有不善未嘗

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為證豁然若無疑卻又多了格物功夫又思來吾心之靈何有不知意之善惡只是物欲蔽了須格去物欲始能如顏子未嘗不知耳又自疑功夫顛倒與誠意不成片段後問希顏希顏曰先生謂格物致知是誠意功夫極好九川曰如何是誠意功夫希顏令再思體看九川終不悟請問先生曰惜哉此可一言而

悟惟濬所舉顏子事便是了只要知身心
意知物是一件九川疑曰物在外如何與
身心意知是一件先生曰耳目口鼻四肢
身也非心安能視聽言動心欲視聽言動
無耳目口鼻四肢亦不能故無心則無身
無身則無心但指其充塞處言之謂之身
指其主宰處言之謂之心指心之發動處
謂之意指意之靈明處謂之知指意之涉

著處謂之物只是一件意未有懸空的必
著事物故欲誠意則隨意所在某事而格
之去其人欲而歸於天理則良知之在此
事者無蔽而得致矣此便是誠意的功夫
九川乃釋然破數年之疑又問甘泉近亦
信用大學古本謂格物猶言造道又謂窮
理如窮其巢穴之窮以身至之也故格物
亦只是隨處體認天理似與先生之說漸

甘泉一和文錄三致甘泉書云
向在龍江舟次亦嘗進其大學
舊本及格物諸說兄時未以為
然而僕亦遂置不復強聒者知
兄之不久自當釋然於此也乃
今果獲所願喜躍何可言云云
造道一程全書遺書曰有有
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述事之

言有德者止言已分事造道之
言如孟子言孔子孟子言堯舜
止是造道之波所見如是是出見錄之中而師訓亦有此議論
窮其單穴一是譬若逐禽者必窮之於其巢逐獸者必窮之其穴也

陸處體認一和判文錄第五與
毛古庵書凡鄙人所謂致良知
之說與今之所謂體認天理之
說本亦無大相遠但微有直截
迂曲之鑿耳譬之種植致良知
者是培其根本之生意而達之
枝葉者也體認天理者是茂其
枝葉之生意而求以復之根本
者也然培其根本之生意固自
有以達之枝葉矣欲茂其枝葉之生意亦安能舍根本而別有生意可以茂之枝葉之間者乎
又寄鄒謙之第五書曰隨事體認天理即戒慎恐懼工夫以為尚隔一塵為世之所謂事事物物皆有
定理而求之於外者言之耳若致良知之功能則此語亦自無害不然即猶未免於毫釐千里也

同先生曰甘泉用功所以轉得來當時與
說親民字不須改他亦不信今論格物亦
近但不須換物字作理字只還他一物字
便是後有人問九川曰今何不疑物字曰
中庸曰不誠無物程子曰物來順應又如
物各付物胸中無物之類皆古人常用字
也他日先生亦云然

九川問近半因厭泛濫之學每要靜坐求屏

定之以一木極圖說語○無欲
故靜是亦周子自注之語
靜亦一定性書語
濼濼地一通本無一濼字今從
一本增之○中庸集注程子曰
子思喫緊為人處活濼濼地字
義詳講曰活濼濼地云者只是
真見這道理在面前如活底物

息念慮非惟不能愈覺擾擾如何先生曰
念如何可息只是要正曰當自有無念時
否先生曰實無無念時曰如此卻如何言
靜曰靜未嘗不動動未嘗不靜戒謹恐懼
即是念何分動靜曰周子何以言定之以
中正仁義而主靜曰無欲故靜是靜亦定
動亦定的定字主其本體也戒懼之念是
活濼濼地此是天機不息處所謂維天之

相似○發字○靈冠註水涌也。
維天一詩大雅維天之命篇語

則可一猶孟子滕文公下曰蚩而後可之可字

昔有人一程全書遺書曰許渤與其子隔一窓而寢乃不聞其子讀書與不讀書先生謂此人持敬如此注曰嘗有○朱子文集答陳正己書曰許渤為人不可知其詳一隔廳事者非有寄叔之意而欲其不聞也況此條下一本注云嘗有如此聖人則是先生蓋亦未之許也

命於穆不已一息便是死非本體之念即是私念

又問用功收心時有聲色在前如常聞見恐不是專一日如何欲不聞見除是槁木死灰耳聾目盲則可只是雖聞見而不流去是是日昔有人靜坐其子隔壁讀書不知其勤惰程子稱其甚敬何如日伊川恐亦是譏他

又問靜坐用功頗覺此心收斂遇事又斷了

旋起箇念頭去事上省察事過又尋舊功還覺有內外打不作一片先生曰此格物之說未透心何嘗有內外即如惟濬今在此講論又豈有一心在內照管這聽講說時專敬即是那靜坐時心功夫一貫何須更起念頭人須在事上磨鍊做功夫乃有益若只好靜遇事便亂終無長進那靜時

事上磨一考詳于中卷外周道通書

象山之學一和文錄第一象山

文集序曰至宋周程二子始復
追尋孔顏之宗而一自是而後
有象山陸氏雖其純粹和平若不及一王而簡易直截具有以接孟子之傳其議論開闢時有異者乃
其氣質異見之殊而其學之必求諸心則一而已故吾嘗斷以陸氏之學孟氏之學也○又第四卷與
唐元山書亦論此事○象山集要第三與路彥彬書曰竊不自檢區々之學自謂孟子之後至是而始

一明也

功夫亦差似收斂而實放蕩也後在洪都
復與于中國裳論內外之說渠皆云物自
有內外但要內外並著功夫不可有間耳
以質先生曰功夫不離本體本體原無內
外只為後來做功夫的分了內外失其本
體了如今正要講明功夫不要有內外乃
是本體功夫是日俱有者

又問陸子之學何如先生曰濂溪明道之後

還是象山只還粗些九川曰看他論學篇
篇說出骨髓句句似鍼膏膏卻不見他粗
先生曰然他心上用過功夫與揣摩依倣
求之文義自不同但細看有粗處用功久
當見之

庚辰往虔州再見先生問近來功夫雖若稍
知頭腦然難尋箇穩當快樂處先生曰爾
卻去心上尋箇天理此正所謂理障此間

庚辰一正德十五年也于時先
庄四十九歲在江西

理障一圖覺經亦勒菩薩章曰
二章一理障事障云云○伊川
先生曰釋氏理障之說謂既明
是理而又執持是故謂為障也

此錯看了也天下只有一箇理字既明此理天復何障則此已與理為一訣竅一訣字彙方術也要法也

體貼一言自己心身修練得出明道先生曰吾學有所受然天理二字自家體貼出來

有箇訣竅曰請問如何曰只是致知曰如何致曰爾那一點良知是爾自家底準則爾意念著處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夏瞞他一些不得爾只不要欺他實實落落依著他做去善便存惡便去他這裏何等穩當快樂此便是格物的真訣致知的實功若不靠著這些真機如何去格物我亦近年體貼出來如此分明初猶疑只依他恐

看來一這本無來字今從一本增之

有不足精細看來無些小欠闕

在虔與于中謙之同侍先生曰人胸中各有箇聖人只自信不及都自埋倒了因顧于中曰爾胸中原是聖人于中起不敢當先生曰此是爾自家有的如何要推于中又曰不敢先生曰衆人皆有之況在于中卻何故謙起來謙亦不得于中乃笑受又論良知在人隨爾如何不能泯滅雖盜賊亦

性悞孟子萬章上象曰鬱陶思君爾悞悞音義悞女六反悞音尼悞悞慙色也

心中祖庭事苑八曰達磨西來不立文字單傳心印○印刻又合信也

自知不當為盜喚他做賊他還悞悞于中日只是物欲遮蔽良心在內自不會失如雲自蔽日日何嘗失了先生曰于中如此聰明他人見不及此
先生曰這些子看得透徹隨他千言萬語是非誠偽到前便明合得的便是合不得的便非如佛家說心印相似真是箇試金石指南針

靈丹一成金一是神仙不死之藥五事多見于史記秦皇漢武之紀

何言之一近思錄克己篇明道先生獵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因見果知未也

先生曰人若知這良知訣竅隨他多少邪思枉念這裏一覺都自消融真箇是靈丹一粒點鐵成金

崇一曰先生致知之旨發盡精蘊看來這裏再去不得先生曰何言之易也再用功半年看如何又用功一年看如何功夫愈久愈覺不同此難口說

先生問九川於致知之說體驗如何九川曰

自覺不同往時操持常不得箇恰好處此
 乃是恰好處先生曰可知是體來與聽講
 不同我初與講時知爾只是忽易未有滋
 味只這箇要妙再體到滾處日見不同是
 無窮盡的又曰此致知二字真是箇千古
 聖傳之秘見到這裏百世以俟聖人而不
 惑

九川問曰伊川說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處

伊川一是一易序語○全書尹和靖問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莫大波濤天機否
 伊川曰看得甚好如此說破猶人不解悟不得已言之耳○天機者指道真多出于莊子

百世一中庸

門人已說是泄天機先生致知之說莫亦
 泄天機太甚否先生曰聖人已指以示人
 只為後人揜匿我發明耳何故說泄此是
 人人自有的覺來甚不打緊一般然與不
 用實功人說亦甚輕忽可惜彼此無益與
 實用功而不得其要者提撕之甚沛然得

力

又曰知來本無知覺來本無覺然不知則遂

大凡一下章下友常易動氣責
入條及凡朋友間難條當並案
○孟子曰責善朋友之道也然
當先有王子之此意然後方行
此道耳○論語子曰安平仲善
與人交久而敬之
寬以居之○易乾文言曰寬以居之
仁以行之

料理一俗語也出晉書王徽之
傳

淪埋

先生曰大凡朋友須箴規指摘處少誘掖聲
勸意多方是後又戒九川云與朋友論學
須委曲謙下寬以居之

九川臥病虔州先生云病物亦難格覺得如
何對曰功夫甚難先生曰常快活便是功
夫

九川問自省念慮或涉邪妄或預料理天下

總總一字彙不相離貌

事思到極處井井有味便總總難屏覺得
早則易覺遲則難用力克治愈覺扞格惟
稍遷念他事則隨兩念如此廓清亦似無
害先生曰何須如此只要在良知上著功
夫九川曰正謂那一時不知先生曰我這
裏自有功夫何緣得他來只為爾功夫斷
了便蔽其知既斷了則繼續舊功便是何
必如此九川曰直是難鑿雖知去他不去

去字彙音曉一去不還俗
从去非○續韻端救切○海篇

葉也○或曰俗書多為此音使
○此卷升八版亦曰把天理卻
去去

先生曰須是勇用功久自有勇故曰是集
義所生者勝得容易便是大賢

九川問此功夫卻於心上體驗明白只解書
不通先生曰只要解心心明白書自然融
會若心上不通只要書上文義通卻自生
意見

有一屬官因久聽講先生之學曰此學甚好
只是簿書訟獄繁難不得為學先生聞之

託一字彙依也憑也屬託謂有
所繫屬而依託也

羅織一唐酷吏傳姚崇曰當時
以告託為功天下號曰羅織

曰我何嘗教爾離了簿書訟獄懸空去講
學爾既有官司之事便從官司的事上為
學纔是真格物如問一詞訟不可因其應
對無狀起箇怒心不可因他言語圓轉生
箇喜心不可惡其屬託加意治之不可因
其請求屈意從之不可因自己事務煩冗
隨意苟且斷之不可因旁人讚毀羅織隨
人意思處之這許多意思皆私只爾自知

妙合一太極圖說曰二五之精
妙合而凝
將迎一出定性書○將音送言
事去而心猶留在迎言事未來
而期待之
乾元一易乾家傳大哉乾元萬
物資始

須精細省察克治惟恐此心有一毫偏倚
在人是非這便是格物致知簿書訟獄之
間無非實學若離了事物爲學卻是著空
處州將歸有詩別先生云良知何事繫多聞
妙合當時已種根好惡從之爲聖學將迎
無處是乾元先生曰若未來講此學不知
說好惡從之從箇甚麼敷英在座曰誠然
嘗讀先生大學古本序不知所說何事及

來聽講許時乃稍知大意

于中國裳輩同侍食先生曰凡飲食只是要
養我身食了要消化若徒蓄積在肚裏便
成痞了如何長得肌膚後世學者博聞多
識留滯胃中皆傷食之病也

先生曰聖人亦是學知衆人亦是生知問曰
何如曰這良知人人皆有聖人只是保全
無此障蔽兢兢業業翼翼自然不息

兢兢業業一書經畢陶謨語註戒
謹恐懼也

聲一詩大雅文王篇語注音尾
強勉之貌○翼與同上注勉敬
也

憑他——他者指良知

溥博——可出中廣

便也是學只是生的分數多所以謂之生
知安行衆人自孩提之童莫不完具此知
只是障蔽多然本體之知自難泯息雖問
學克治也只憑他只是學的分數多所以
謂之學知利行

黃以方問先生格致之說隨時格物以致其
知則知是一節之知非全體之知也何以
到得溥博如天淵泉如淵地位先生曰人

心是天淵心之本體無所不該原是一箇
天只爲私欲障礙則天之本體失了心之
理無窮盡原是一箇淵只爲私欲窒塞則
淵之本體失了如今念念致良知將此障
礙窒塞一齊去盡則本體已復便是天淵
了乃指天以示之曰比如面前見天是昭
昭之天四外見天也只是昭昭之天只爲
許多房子牆壁遮蔽不見天之全體若

撤去房子牆壁總是一箇天矣不可道眼前天是昭昭之天外面又不是昭昭之天也于此便見一節之知即全體之知全體之知即一節之知總是一箇本體

已下門

人黃直錄

先生曰聖賢非無功業氣節但其循著這天理則便是道不可以事功氣節名矣

發憤忘食是聖人之志如此真無有已時樂

無節一一作節氣

得不得一述而篇集註曰未得則發憤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

憂

以忘憂是聖人之道如此真無有戚時恐不必云得不得也

先生曰我輩致知只是各隨分限所及今日

良知見在如此只隨今日所知擴充到底

明日良知又有開悟便從明日所知擴充

到底如此方是精一功夫與人論學亦須

隨人分限所及如樹有這些萌芽只把這

些水去灌溉萌芽再長便又加水自拱把

以至合抱灌溉之功皆是隨其分限所及
若些小萌芽有一桶水在盡要傾上便浸
壞他了

問知行合一先生曰此須識我立言宗旨今
人學問只因知行分作兩件故有一念發
動雖是不善然卻未曾行便不為禁止我
今說箇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
處便即是行了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

善的念克倒了須要徹根徹底不使那一
念不善潛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聖人無所不知只是知箇天理無所不能只
是能箇天理聖人本體明白故事事知箇
天理所在便為盡箇天理不是本體明後
卻於天下事物都便知得便做得來也天
下事物如名物度數草木鳥獸之類不勝
其繁聖人須是本體明了亦何緣能盡知

子入太廟一出論語八佾○先
儒一集註尹氏之說也

亦即是天理一解得本文是
禮也之句

善惡只是一物一明道先生曰
人性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
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
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
自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
不謂之性也○又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蓋天下無性外之物本皆
善而流於惡耳

得但不必知的聖人自不消求知其所當
知的聖人自能問人如子入太廟每事問
之類先儒謂雖知亦問敬謹之至此說不
可通聖人於禮樂名物不必盡知然他知
得一箇天理便自有許多節文度數出來
不知能問亦即是天理節文所在

問先生嘗謂善惡只是一物善惡兩端如冰
炭相反如何謂只一物先生曰至善者心

之本體本體上才過當此子便是惡了不
是有一箇善卻又有一箇惡來相對也故
善惡只是一物直因聞先生之說則知程
子所謂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又
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於本
性上過與不及之間耳其說皆無可疑
先生嘗謂人但得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
惡臭便是聖人直初時聞之覺甚易後體

傳德錄 卷下
驗得來此箇功夫著實是難如一念雖知好善惡惡然不知不覺又夾雜忒了才有夾雜便不是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的心善能實實的好是無念不善矣惡能實實的惡是無念及惡矣如何不是聖人故聖人之學只是一誠而已

問修道說言率性之謂道屬聖人分上事修道之謂教屬賢人分上事先生曰衆人亦

修道說見于和文錄第八卷而上卷七十八版冠註載之

率性也但率性在聖人分上較多故率性之謂道屬聖人事聖人亦修道也但修道在賢人分上多故修道之謂教屬賢人事又曰中庸一書大抵皆是說修道的事故後面凡說君子說顏淵說子路皆是能修道的說小人說賢知愚不肖說庶民皆是不能修道的其他言舜文周公仲尼至誠至聖之類則又聖人之自能修道者也

聖人亦修道一上文聖人亦是學知之條下文四十五版知行二字即是工夫之條當並考

案釋氏以坐禪為工夫禪譯靜
慮與吾儒之靜坐相似而其主
意有存滅之正相反不可不辨

問儒者到三夏時分掃蕩胸中思慮空空靜
靜與釋氏之靜只一般兩下皆不用此時
何所分別先生曰動靜只是一箇那三夏
時分空空靜靜的只是存天理卽是如今
應事接物的心如今應事接物的心亦是
循此天理便是那三夏時分空空靜靜的
心故動靜只是一箇分別不得知得動靜
合一釋氏毫釐差處亦自莫辨矣

問人在座有動止甚矜持者先生曰人若矜
持太過終是有弊曰矜持太過何如有弊
曰人只有許多精神若專在容貌上用功
則於中心照管不及者多矣有太直率者
先生曰如今講此學卻外面全不檢束又
分心與事爲一矣

門人作文送友行問先生曰作文字不免費
思作了後又一二日常記在懷曰文字思

所謂朱子大學或問格物說日若其用力之方則或考之事為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云云不該一該俗語辭猶當學乎此卷三十八版合該同

索亦無害但作了常記在懷則為文所累心中有一物矣此則未可也又作詩送入先生看詩畢謂日凡作文字要隨我分限所及若說得太過了亦非修辭立誠矣文公格物之說只是少頭腦如所謂察之於念慮之微此一句不該與求之文字之中驗之於事為之著索之講論之際混作一例看是無輕重也

幾件一是一無說恐懼好樂憂患朱子章句亦日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云云

問有所忿懣一條先生日忿懣幾件人心怎能無得只是不可有耳凡人忿懣著了十分意思便怒得過當非廓然大公之體了故有所忿懣便不得其正也如今於凡忿懣等件只是箇物來順應不要著十分意思便心體廓然大公得其本體之正了且如出外見人相鬪其不是的我心亦怒然雖怒卻此心廓然不曾動此子氣如今怒

入亦得如此方纔是正

先生嘗言佛氏不著相其實著了相吾儒著相其實不著相請問曰佛怕父子累卻逃了父子怕君臣累卻逃了君臣怕夫婦累卻逃了夫婦都是爲箇君臣父子夫婦著了相便須逃避如吾儒有箇父子還他以仁有箇君臣還他以義有箇夫婦還他以別何曾著父子君臣夫婦的相

黃勉叔問心無惡念時此心空空蕩蕩的不
知亦須存箇善念否先生曰既太惡念便
是善念便復心之本體矣譬如日光被雲
來遮蔽雲去光已復矣若惡念既去又要
存箇善念卽是日光之中添燃一燈

門人黃修易錄

問近來用功亦頗覺妄念不生但腔子裏黑
窸窣的不知如何打得光明先生曰初下

傳習錄
卷下
十一
手用功如何腔子裏便得光明譬如奔流
濁水纔貯在缸裏初然雖定也只是昏濁
的須俟澄定既久自然渣滓盡去復得清
來汝只要在良知上用功良知存久黑窳
窄自能光明矣今便要責效卻是助長不
成功夫

先生曰吾教人致良知在格物上用功卻是
有根本的學問日長進一日愈久愈覺精

明世儒教人事事物物上去尋討卻是無
根本的學問方其壯時雖暫能外面修飾
不見有過老則精神衰邁終須放倒譬如
無根之樹移栽水邊雖暫時鮮好終久要
憔悴

問志於道一章先生曰只志道一句便含下
面數句功夫自住不得譬如做此屋志于
道是念念要木擇地鳩材經營成箇區宅

論語述而篇子曰志於道據於
德依於仁游於藝
便含之含通本誤作含據本集
改之

傳習錄
據德卻是經畫已成有可據矣依仁卻是
常常住在區宅內更不離公游藝卻是加
些畫來美此區宅藝者義也理之所宜者
也如誦詩讀書彈琴習射之類皆所以調
習此心使之熟於道也苟不志道而游藝
卻如無狀小子不先去置造區宅只管要
去買畫掛做門面不知將掛在何處

問讀書所以調攝此心不可缺的但讀之之

不可缺下文五十一版曰琴瑟簡編學者不可無蓋有業以居之心就不放○近思錄橫渠先生曰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解讀書則此心常在

時一種科目意思牽引而來不知何以免
此先生曰只要良知真切雖做舉業不為
心累總有累亦易覺克之而已且如讀書
時良知知得強記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
欲速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誇多鬪靡之
心不是即克去之如此亦只是終日與聖
賢印對是箇純乎天理之心任他讀書亦
只是調攝此心而已何累之有曰雖蒙開

歸辭於親上卷六十二版以
親故不免業舉條當並案

耽閣之耽全書及異本皆作擔
音通考出于中卷八十九版

示柰資質庸下實難免累竊聞窮通有命
上智之人恐不屑此不肖爲聲利牽纏甘
心爲此徒自苦耳欲屏棄之又制於親不
能舍太柰何先生曰此事歸辭於親者多
矣其實只是無志志立得時良知千事萬
爲只是一事讀書作文安能累人人自累
於得失耳因嘆曰此學不明不知此處耽
閣了幾多英雄漢

生謂性孟子告子上論之詳
而程子卻以是說性近思錄載
之是論卷內四十五版亦可參
考

孟子盡心上曰形色天性也惟
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問生之謂性告子亦說得是孟子如何非之
先生曰固是性但告子認得一邊太公了不
曉得頭腦若曉得頭腦如此說亦是孟子
亦曰形色天性也這是指氣說又曰凡
人信口說任意行皆說此是依我心性出
來此是所謂生之謂性然卻要有過坐若
曉得頭腦依吾良知上說出來行將太便
自是停當然良知亦只是這口說這身行

豈能外得氣別有箇本行太說故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氣亦性也性亦氣也但須認得頭腦是當

又曰諸君功夫最不可助長上智絕少學者無超入聖人之理一伏一進一退自是功夫節次不可以我前日用得功夫了今卻不濟便要矯強做出箇沒破綻的模樣這便是助長連前此子功夫都壞了

此非小過譬如行路的人遭一蹶跌起來便走不要欺人做那不會跌倒的樣子出來諸君只要常常懷箇遁世無悶不見是非笑不管人毀謗不管人榮辱任他功夫有進有退我只是這致良知的主宰不息久久自然有得力處一切外事亦自能不動又曰人若著實用功隨人毀謗隨人欺

動心忍性，砥礪切磋之地乎。又答劉內重書曰：外面之是非毀譽亦好資之，以為警切砥礪之地。○第五答友人書曰：毀譽榮辱之來，非獨不以動其心，且資之，以為切磋砥礪之地。先生之自修教人，每每如是。

慢處處得益，處處是進德之資。若不用功，只是魔也，終被累倒。
先生一日出遊禹穴，顧田間禾曰：能幾何時，又如此長。○范兆期在傍曰：此只是有根，學問能自植根，亦不慮無長。先生曰：人孰無根，良知即是天植靈根，自生生不息。但著了私累，把此根戒賊蔽塞，不得發生耳。
○友常易動氣責人，先生警之曰：學須反己。

不見象的之不是，孟子離婁上警叟底語。集注李氏曰：舜之所以能使警叟底語者，盡事親之道，共為子之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又陳其翁曰：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者，常始於見有其不是處耳。○語實是道也，非獨可施之於君父，凡五倫之交，固無別道矣。是所以為自反慎獨之學也。○書堯典曰：蒸蒸乂，不格。姦朱子以至訓格，先生以正訓說，詳見于下文四十八版。象是傲人，堯典曰：父頑，母嚚，象傲。

若徒責人，只見得人不是，不見自己非。若能反己，方見自己有許多未盡處。奚暇責人。舜能化得象的傲，其機括只是不見象的，不是若舜，只要正他的姦惡，就見得象的不是矣。象是傲人，必不肯相下。如何感化得他，是友感悔曰：爾今後只不要太公論人之是非，凡當責辯人時，就把做一件大己私克大方可。

象山集要與張季悅書曰第沛俗凡鄙之習謬妄之說正可哀憐傷輿當有開道法拔摧陷廓清之功乃為進學之驗云

君子一孟子公孫丑上曰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

程朱易之辨先儒作朱易行義書而通於朱者也

先生曰凡朋友問難縱有淺近粗疎或露才揚己皆是病發當因其病而藥之可也不可便懷鄙薄之心非君子與人為善之心矣

問易朱子主卜筮程傳主理何如先生曰卜筮是理理亦是卜筮天下之理孰有大於卜筮者乎只為後世將卜筮專主在占卦上看了所以看得卜筮似小藝不知今之

決狐疑一史記蒯聵傳孟賁之狐疑○狐性多疑故曰狐疑○禮記曲禮曰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豫也

無適一論語里仁為美

師友問答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類皆是卜筮卜筮者不過求決狐疑神明吾心而已易是問諸天人有疑自信不及故以易問天謂人心尚有所涉惟天不容偽耳

黃勉之問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事事要如此否先生曰固是事事要如此須是識得箇頭腦乃可義即是良知曉得良知是

受入之餽送孟子公孫丑下
陳臻問前日於齊餽兼金下百
章可參考

箇頭腦方無執著且如受人餽送也有今日當受的他日常受的倘若執著了今日當受的便一切受去執著了今日不當受的便一切不受去便是適莫便不是良知的本體如何喚得做義古下門人黃省曾錄

論語為政篇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注是魯頌駉篇之辭

問思無邪一言如何便蓋得三百篇之義先生曰豈特三百篇六經只此一言便可該

貫以至窮古今天下聖賢的話思無邪一言也可該貫此外更有何說此是一了百當的功夫

問道心人心先生曰率性之謂道便是道心但著此人的意思在便是人心道心本は無聲無臭故曰微依著人心行去便有許多不安穩處故曰惟危

惟危一夫子以效驗說之先生直以心中當體不安穩者說之似切

問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愚的人與之語上

中人一論語雍也篇語

設一字彙且也

尚且不進況不與之語可乎先生曰不是
聖人終不與語聖人的心憂不得人人都
做聖人只是人的資質不同施放不可躐
等中人以下的人便與他說性說命他也
不省得也須謾謾琢磨他起來

一友問讀書不記得如何先生曰只要曉得
如何要記得要曉得已是落第二義了只
要明得自家本體若徒要記得便不曉得

若徒要曉得便明不得自家的本體

問逝者如斯是說自家心性活潑潑地否先

生曰然須要時時用致良知的功夫方才

活潑潑地方才與他川水一般若須與間

斷便與天地不相似此是學問極至處聖

人也只如此

問志士仁人章先生曰只為世上人都把庄

身命子看得來太重不問當死不當死定

逝者一論語子罕篇語集註亦

說得是當○孟子離婁篇曰原

泉混混不舍其源盈科而進放

乎四海有本者如是云云

志士仁人一論語衛靈公篇文

卻去去一異本傳習錄及陽明
要書其作都天去恐是○去字
考卷內十條出之

他的仁一仁通本作人一本及
要書作仁與論語人古今從之

要死轉委曲保全以此把天理卻去去了
忍心害理何者不為若違了天理便與禽
獸無異便偷生在世上一百千年也不過做
了千百年的禽獸學者要於此等處看得
明白比干龍逢只為他看得分明所以能
成就得他的仁

問叔孫武叔毀仲尼大聖人如何猶不免於
毀謗先生曰毀謗自外來的雖聖人如何

象恭一書經嘉典曰靜言庸違
象恭注曰象恭貌恭而心不然
也○色莊一論語先進篇曰論
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注
曰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
孟子離婁下集註呂氏曰行不
足以致譽而偶得譽是謂不虞
之譽求免於毀而反致毀是謂
求全之毀

案年譜嘉靖二年八月下曰劉

免得人只貴於自修若自己實實落落是
箇聖賢縱然人都毀他也說他不著卻若
浮雲掩日如何損得日的光明若自己是
箇象恭色莊不堅不介的縱然沒一箇人
說他他的惡慝終須一日發露所以孟子
說有求全之毀有不虞之譽毀譽在外的
安能避得只要自修何如爾

劉君亮要在山中靜坐先生曰汝若以厭外

侯有入山靜養之問。和文錄四卷與劉元道書曰來喻欲入坐窮山絕世故屏思慮養吾靈明必自驗至於通晝夜而不息然後以無情應世且云於靜求之以為徑直但勿流於空寂而已云云欲專絕世故屏思慮偏於虛靜則恐既已養成空寂之性雖欲勿流於空寂不可得矣

▲爾們！續韻們俗語也

相！字彙苦本切冠註取束也

▲曾點言志！事見論語先進

卒章

物之心太求之靜是反養成一箇驕惰之氣了汝若不厭外物復於靜處涵養卻好王汝中省曾侍坐先生握扇命曰爾們用扇省曾起對曰不敢先生曰聖人之學不是這等捆縛苦楚的不是粧做道學的模樣汝中曰觀仲尼與曾點言志一章畧見先生曰然以此章觀之聖人何等寬洪包含氣象且為師者問志於羣弟子三子皆整

在伊川！二程外書曰韓持國與伊川善暇日同遊西湖命諸子侍行行次有言貌不莊敬者伊川回視厲聲叱之曰汝輩從長者行敢笑語如此韓氏孝謹之風衰矣持國遂皆逐去之

頓以對至於曾點飄飄然不看那三子在眼自太鼓起瑟來何等狂態及至言志又不對師之問且都是在言設在伊川或斥罵起來了聖人乃復稱許他何等氣象聖人教人不是箇束縛他通做一般只如狂者便從狂處成就他狷者便從狷處成就他人之才氣如何同得

先生語陸元靜曰元靜少年亦要解五經志

怕入不易簡一上卷十五版以下此意詳盡

孔子不知一案一本無此一節而下文七十七版此道至易至簡之條及孔子曰回也之條其移在此處通前數條以為下卷之第一以右門人陳九川錄七字終之以何廷仁條以下為下卷之第二今未知其是否姑從通行之印本

論語進而篇子曰益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顏子一事見易係辭

陽明要書曰此下五十一條據原集皆黃官曾錄然他友皆字德洪獨名其為緒山手錄無疑集註刻耳

亦好博但聖人教人只怕人不簡易他說的皆是簡易之規以今人好博之心觀之卻似聖人教人卷了

先生曰孔子無不知而作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此是聖學真血脈路

何廷仁黃正之李侯璧汝中德洪侍坐先生

顧而言曰汝輩學問不得長進只是未立志侯璧起而對曰珙亦願立志先生曰難

說不立未是必為聖人之志耳對曰願立必為聖人之志先生曰爾真有聖人之志良知上更無不盡良知上留得此予別念掛帶便非必為聖人之志矣洪初聞時心若未服聽說到此不覺悚汗

先生曰良知是造化的精靈這些精靈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從此出真是與物無對人若復得他完完全全無少虧欠自不覺

洪初一要書作與未知孰是

居滁時一年譜正德五年先生三十九歲告門人曰悔昔在貴陽舉知行合一之教紛紛異同罔知所入茲來乃與諸生靜坐僧寺使自悟性體顧恍恍若有可即者既又途中寄書曰前在寺中所云靜坐事非欲坐禪入定也蓋因百輩平日為事物紛拏未知為已欲以此補小學於放心一段耳明道云纔學便須知有用力處既學便須知有得力處諸友宜於此處著力方有進步異時始有得力處也

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間更有何樂可代
一友靜坐有見馳問先生答曰吾昔居滁時見諸生多務知解口耳異同無益於得姑教之靜坐一時窺見光景頗收近效久之漸有喜靜厭動流入枯槁之病或務為玄解妙覺動人聽聞故邇來只說致良知良知明白隨爾太靜處體悟也好隨爾太事上磨鍊也好良知本體原是無動無靜的

折肱一左傳定公十二年三折肱知為良醫

此便是學問頭腦我這箇話頭自滁州到今亦較過幾番只是致良知三字無病醫經折肱方能察人病理

一友問功夫欲得此知時時接續一切應感處反覺照管不及若公事上周旋又覺不見了如何則可先生曰此只認良知未真尚有內外之間我這裏功夫不由人急心認得良知頭腦是當太朴實用功自會透

內外兩忘一明道先生定性書中語

充實光輝一出乎子盡心

沾帶一帶忠帶字

徹到此便是內外兩忘又何心事不合一
又曰功夫不是透得這箇真機如何得他充
實光輝若能透得時不由爾聰明知解接
得來須會中渣滓渾化不使有毫髮沾帶
始得

先生曰天命之謂性命即是性率性之謂道
性即是道修道之謂教道即是教問如何
道即是教曰道即是良知良知原是完完

全全是的還他是非的還他非是非只依
著他更無有不是處這良知還是爾的明
師

問不睹不聞是說本體戒慎恐懼是說功夫
否先生曰此處須信得本體原是不睹不
聞的亦原是戒慎恐懼的戒慎恐懼不曾
在不睹不聞上加得些子見得真時便謂
戒慎恐懼是本體不睹不聞是功夫亦得

通晝夜一易上係辭文

向晦一易隨大象曰君子以嚮
晦入宴息

問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先生曰良知原是知
晝知夜的又問人睡熟時良知亦不知了
曰不知何以一叫便應曰良知常知如何
有睡熟時日向晦宴息此亦造化常理夜
來天地混沌形色俱泯人亦耳目無所睹
聞衆竅俱翕此即良知收斂凝一時天地
既開庶物露生人亦耳目有所睹聞衆竅
俱闢此即良知妙用發生時可見人心與

上下一孟子盡心上曰夫君子
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
地同流豈曰下補之哉

有夢一近思錄問人心所繫者
之事是善夜夢見之莫不害否
曰雖是善事心亦是動凡事有
朕兆入夢者卻無害捨此皆是
妄動

天地一體故上下與天地同流今人不會
宴息夜來不是昏睡即是妄思屢寐曰睡
時功夫如何用先生曰知晝即知夜矣日
間良知是順應無滯的夜間良知即是收
斂凝一的有夢即先兆

又曰良知在夜氣發的方是本體以其無物
欲之雜也學者要使事物紛擾之時常如
夜氣一般就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和刊文錄第五卷南元善書曰
夫惟有道之士具有以見其良
知之昭明靈覺圓融洞徹廓然
與大虛而同體太虛之中何物
不有而無一物能爲太虛之障
礙蓋吾良知之體本自聰明睿
知本自寬裕溫柔本自發強剛
毅本自齊莊中正文理密察本
自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本無當
貴之可慕本無賤之可惡本
無得喪之可欣厭愛憎之可取
舍蓋吾之耳而非良知則不能
以聽矣又何有於聰目而非良
知則不能以視矣又何有於明
心而非良知則不能以思與覺
矣又何有於睿智然則又何有
於寬裕溫柔乎又何有於發強剛毅乎又何有於齊莊中正文理密察乎又何有於溥博淵泉而時出乎云云

先生曰仙家說到虛聖人豈能虛上加得一毫實佛氏說到無聖人豈能無上加得一毫有但僣家說虛從養生上來佛氏說無從出離生死苦海上來卻於本體上加卻這些子意思在僣不是他虛無的本色了便於本體有障礙聖人只是還他良知的本色更不著些子意在良知之虛便是尺之大虛良知之無便是太虛之無形日月

風雷山川民物凡有_レ貌象形色皆在太虛無形中發用流行未嘗作得天的障礙聖人只是順其良知之發用天地萬物俱在我良知的發用流行中何嘗又有一物超於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礙
或問釋氏亦務養心然要之不可以治天下何也先生曰吾儒養心未嘗離卻事物只順其天則自然就是功夫釋氏卻要盡絕

孟子離婁下。儲子曰。王使人問。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孟子語見公孫丑上。

事物把心看做幻相漸入虛寂空了與世間若無此子交涉所以不可治天下或問異端先生曰與愚夫愚婦同的是謂同德與愚夫愚婦異的是謂異端

先生曰孟子不動心與告子不動心所異只在毫釐間告子只在不動心上著功孟子便直從此心原不動處分曉心之本體原是不動的只為所行有不合義便動了孟

子不論心之動與不動只是集義所行無不是義此心自然無可動處若告子只要此心不動便是把捉此心將他生生不息之根反阻撓了此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孟子集義工夫自是養得充滿並無餒歎自是縱橫自在活潑潑地此便是浩然之氣又曰告子病源從性無善無不善上見來性無善無不善雖如此說亦無大差但告子

傳習錄 卷下
執定看了便有個無善無不善的性在內
有善有惡又在物感上看便有個物在外
卻做兩邊看了便會差無善無不善性原
是如此悟得及時只此一句便盡了更無
有內外之間告子見一個性在內見一個
物在外便見他於性有未透徹處

朱本思問人有虛靈方有良知若草木瓦石
之類亦有良知否先生曰人的良知就是

草木有良知一朱子亦有草木及腐敗之物皆有知覺之說見語類六十卷然文集五十九卷亦云方叔
書曰天之生物有血氣知覺者人獸是也有無血氣知覺而但有生氣者草木是也云云此說似自
相矛盾者然各自一意不可固滯
亦當世察
▲此條與下二條當通考之且卷內七十四版人心與物同體條

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無人的良
知不可以為草木瓦石矣豈惟草木瓦石
為然天地無人的良知亦不可為天地矣
蓋天地萬物與人原是一體其發竅之最
精處是人心一點靈明風雨露雷日月星
辰禽獸草木山川土石與人原只一體故
五穀禽獸之類皆可以養人藥石之類皆
可以療疾只為同此一氣故能相通耳

先生遊南鎮一友指巖中華樹問曰天下無
心外之物如此華樹在深山中自開自落
於我心亦何相關先生曰爾未看此華時
此華與汝心同歸於寂爾來看此華時則
此華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華不在
爾的心外

問大人與物同體如何大學又說箇厚薄先
生日惟是道理自有厚薄比如身是一體

此華與汝心同歸於寂爾來看此華時則此華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華不在爾的心外

把手足捍頭目豈是偏要薄手足其道理

合知此禽獸與草木同是愛的把草木太

養禽獸又忍得人與禽獸同是愛的宰禽

獸以養親與供祭祀燕賓客心又忍得至

親與路人同是愛的如簞食豆羹得則生

不得則死不能兩全寧救至親不救路人

心又忍得這是道理合該如此及至吾身

與至親更不得分別彼此厚薄蓋以仁民

簞食一孟于告子上二簞食一
豆羹得之則生不得則死

合該一猶言合當說見卷內十
八版

傳習錄 卷一
愛物皆從此出。此處可忍，更無所不忍矣。大學所謂厚薄，是良知上自然的條理，不可踰越。此便謂之義。順這箇條理，便謂之禮。知此條理，便謂之智。終始是這條理，便謂之信。

又曰：目無體，以萬物之色為體；耳無體，以萬物之聲為體；鼻無體，以萬物之臭為體；口無體，以萬物之味為體；心無體，以天地萬

物感應之是非為體。

問：「夭壽不貳。」先生曰：「學問功夫於一切聲利嗜好，俱能脫落，始盡尚有一種生死念頭。毫髮掛帶，便於全體有未融釋處。人於生死念頭本從生身命根上帶來，故不易去。若於此處見得破，透得過，此心全體方是流行無礙，方是盡性至命之學。」

一友問：「欲於靜坐時將好名、好色、好貨等根，

於靜坐之時，上卷三十四版
一日論為學條當看

逐一按尋掃除廓清恐是剜肉做瘡否先生正色曰這是我醫人的方子真是公得人病根更有大本事人過了十數年亦還用得著爾如不用且放起不要作壞我的方子是友愧謝少間曰此量非爾事必吾門稍知意思者爲此說以誤汝在坐者皆悚然

一友問功夫不切先生曰學問功夫我已曾

一句道盡如何今日轉說轉遠都不著根對曰致良知蓋聞教矣然亦須講明先生曰既知致良知又何可講明良知本是明白實落用功便是不肯用功只在語言上轉說轉糊塗曰正求講明致之之功先生曰此亦須爾自家求我亦無別法可道昔有禪師人來問法只把麈尾提起一日其徒將麈尾藏過試他如何設法禪師尋麈

禪師一未知爲誰傳燈所載一
指和尚打也和尚之徒歟

中庸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
家將興必有祲祥國家將亡必
有妖孽見乎著龜動乎四體禍
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
知之故至誠如神
或問至誠前知曰聖人此周子通書文

尾不見又只空手提起我這箇良知就是
設法的塵尾拿了這箇有何可提得少間
又一友請問功夫切要先生旁顧曰我塵
尾安在一時在坐者皆躍然
或問至誠前知先生曰誠是實理只是一箇
良知實理之妙用流行就是神其萌動處
就是幾誠神幾曰聖人聖人不貴前知禍
福之來雖聖人有所不免聖人只是知幾

遇變一易係辭曰變而通之

謹案邵子前知之論至精至微
蓋雖一念心頭之微其差處不
能免於明鏡○邵子康節先
生也

遇變而通耳良知無前後只知得見在的
幾便是一了百了若有箇前知的心就是
私心就有趨避利害的意邵子必於前知
終是利害心未盡處

先生曰無知無不知本體原是如此譬如日
未嘗有心照物而自無物不照無照無不
照原是日的本體良知本無知今卻要有
知本無不知今卻疑有不知只是信不及

耳

先生曰惟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舊看何等玄妙今看來原是人人自有的耳原是一聰目原是明心思原是睿知聖人只是一能之爾能處正是良知眾人不能只是箇不致知何等明白簡易

問孔子所謂遠慮周公夜以繼日與將迎不同何如先生曰遠慮不是茫茫蕩蕩太思

遠慮一論語衛靈公子曰無遠慮必有近憂
夜以繼日一孟子離婁下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案遠慮舊說就事上說之故不免於有將迎之病先生就心上論故不涉於將迎而事物亦有其中
○案近世談先生之學者多所謂不精思漫然隨事者其間有精思之者卻目以為涉安排世儒以為頓悟之宗者亦以是也

慮只是要存這天理天理在人心亘古亘今無有終始天理即是良知千思萬慮只是要致良知良知愈思愈精明若不精思漫然隨事應公良知便粗了若只著在事上茫茫蕩蕩太思教做遠慮便不免有毀譽得喪人欲攬入其中就是將迎了周公終夜以思只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的功夫見得時其氣象與將迎自別

一日克己論語顏淵首章

以萬物為體一為體之間恐脫一字

八荒一六字出呂與叔克己銘

在邦無怨一類淵篇第二章語
▲不怨天一出憲問篇

萬章下首章學子日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云云又曰智譬則功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注曰孔子巧力俱全而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下節雖至於聖而知不足以及乎時中也

問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朱子作效驗說如何先生曰聖賢只是為己之學重功夫不重效驗仁者以萬物為體不能一體只是已私未忘全得仁體則天下皆歸於吾仁就是八荒皆在我闡意天下皆與其仁亦在其中如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亦只是自家不怨如不怨天不尤人之意然家邦無怨於我亦在其中但所重不在此

問孟子巧力聖智之說朱子云三子力有餘而巧不足何如先生曰三子固有力亦有巧巧力實非兩事巧亦只在用力處力而不巧亦是徒力三子譬如射一能步箭一能馬箭一能遠箭他射得到俱謂之力中處俱可謂之巧但步不能馬馬不能遠各有所長便是才力分限有不同處孔子則三者皆長然孔子之和只到得柳下惠而

了然一通本作然了今從異本
改之
易乾文言曰先天而天弗違後
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
入乎況於鬼神乎

極清只到得伯夷而極任只到得伊尹而
極何曾加得些子若謂三子力有餘而巧
不足則其力反過孔子了巧力只是發明
聖智之義若識得聖知本體是何物便自
了然

先生曰先天而天弗違天即良知也後天而
奉天時良知即天也

良知只是箇是非之心是非只是箇好惡只

好惡就盡了是非只是非就盡了萬事萬
變又曰是非兩字是箇太規矩巧處則存
乎其入

聖人之知如青天之日賢人如浮雲天日愚
人如陰霾天日雖有昏明不同其能辨黑
白則一雖昏黑夜裏亦影影見得黑白就
是日之餘光未盡處困學功夫亦只從這
點明處精察太耳

傳習錄
問知譬日欲譬雲雲雖能蔽日亦是天之一
氣合有的欲亦莫非人心合有否先生曰
喜怒哀懼愛惡欲謂之七情七者俱是人
心合有的但要認得良知明白比如日光
亦不可指著方所一隙通明皆是日光所
在雖雲霧四塞太虛中色象可辨亦是日
光不滅處不可以雲能蔽日教天不要生
雲七情順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

不可分別善惡但不可有所著七情有著
俱謂之欲俱爲良知之蔽然纔有著時良
知亦自會覺覺卽蔽去復其體矣此處能
勘得破方是簡易透徹功夫

問聖人生知安行是自然的如何有甚功夫
先生曰知行二字卽是功夫但有淺深難
易之殊耳良知原是精精明明如欲孝
親生知安行的只是依此良知實落盡孝

而已學知利行者只是時時省覺務要依此良知盡孝而已至於困知勉行者蔽錮已深雖要依此良知太孝又爲私欲所阻是以不能必須加入一已百人十已千之功夫能依此良知以盡其孝聖人雖是生知安行然其心不敢自是肯做困知勉行的功夫困知勉行的卻要思量做生知安行的事怎生成得

樂是心之本體——中卷六十二
版說之誤

問樂是心之本體不知遇大故於哀哭時此樂還在否先生曰須是大哭一番了方樂不哭便不樂矣雖哭此心安處卽是樂也本體未嘗有動

問良知一而已文王作象周公繫爻孔子贊易何以各自看理不同先生曰聖人何能拘得死格大要出於良知同便各爲說何害且如一園竹只要同此枝節便是大同

連笋一連猶言室也及也抽言
生出是言人能用力然後方始
可以論枝節若不用功至笋亦
未抽笋何以論其枝節也

鄉人一年譜正德五年庚午先
生三十九歲陞廬陵縣知縣為
政不事威刑惟以開導人心為
本民胥悔勝氣器訟去有第道
而歸者蓋言此事

要書評曰父子不較是非然此
事必其父有偏私故以此言感
動之又使其子知不可有自是
之見若曲在其子豈應以聘舜為
訣○今案是亦一理然猶未免就事上論而不知心原同體之仁過
化存神之德者也夫若此事先生至孝之所致而非以言語感動之者
與夫之表弟通遂為接脚夫其子來訴楊敬仲以為子訴母不便宋子高曰曾與其父思量否其父

身死其妻輒棄背與人私通而其罪至此官司若不與根治則其父得不啻冤於地下乎追之急其接
脚夫計赴井其有罪不可掩○今謹案敬仲之言知常而不知變宋文公之論察理之密可無以加之
而是聽訟吾猶人者若先生之事實使無訟者歟

孟子盡心上孩提之童注二三
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
此言今身之孩笑也

提孩我一子孟子萬章上曰我竭
力耕田其為子之職而已矣父
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

習禮底家一出孟子離婁上

若拘定枝枝節節都要高下大小一樣優
非造化妙手矣汝輩只要大公培養良知良
知同更不妨有異處汝輩若不肯用功連
笋也不曾抽得何處太論枝節

鄉人有父子訟獄請訴於先生侍者欲阻之
先生聽之言不終辭其父子相抱慟哭而
太柴鳴治入問曰先生何言致伊感悔之
速先生曰我言舜是世間大不孝的子瞽

瞽是世間大慈的父鳴治愕然請問先生
曰舜常自以為大不孝所以能孝瞽瞍常
自以為大慈所以不能慈瞽瞍只記得舜
是我提孩長的今何不曾豫悅我不知自
心已為後妻所移了尚謂自家能慈所以
愈不能慈舜只思父提孩我時如何愛我
今日不愛只是我不能盡孝且思所以不
能盡孝處所以愈能孝及至瞽瞍底豫時

身死其妻輒棄背與人私通而其罪至此官司若不與根治則其父得不啻冤於地下乎追之急其接
脚夫計赴井其有罪不可掩○今謹案敬仲之言知常而不知變宋文公之論察理之密可無以加之
而是聽訟吾猶人者若先生之事實使無訟者歟

孔子一子字篇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注叩發動也兩端猶言兩頭言終始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此注與先生之說異

又不過復得此心原慈的本體所以後世稱舜是箇古今大孝的子瞽瞍亦做成箇慈父
先生曰孔子有鄙夫來問未嘗先有知識以應之其心只空空而已但叩他自知的是非兩端與之一剖決鄙夫之心便已了然鄙夫自知的是非便是他本來天則雖聖人聰明如何可與增減得一毫他只不能

自信夫子與之一剖決便已竭盡無餘了若夫子與鄙夫言時留得些子知識在便是不能竭他的良知道體即有二了

先生曰烝烝乂不格姦本註說象已進進於義不至大為姦惡舜徵庸後象猶且以殺舜為事何大姦惡如之舜只是自進於乂以乂薰烝不公正他姦惡凡文過揜慝此是惡人常態若要指摘他是非反太激他

烝烝一書經堯典曰有鰥在下曰虞舜云云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註諧和烝進也言舜不幸遭此而能和以孝使之進進以善自治而不至於大為姦惡也○案本註乘父母及象言之先生特舉象論之也
徵庸一舜典曰舜生二十徵庸
▲且以殺舜為事一孟子萬章上語

動心忍性，一孟子告子下曰舜發於畎畝之中云云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惡性舜初時致得象要殺已亦是要象好的心太急此就是舜之過處經過來乃知功夫只在自已不太責人所以致得克諧此是舜動心忍性增益不能處古人言語俱是自家經歷過來所以說得親切遺之後世曲當人情若非自家經過如何得他許多苦心處

先生曰古樂不作久矣今之戲子尚與古樂

韶之九成一書益稷蕭韶九成鳳凰來儀注蕭韶舜樂之總名也九成樂以九成又曰樂象成者也故曰成

武之九變一武謂大武武王之樂也九變即九成也事見於周禮大司樂

有德者一論語八佾子謂前盡美矣又盡善矣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孟子公孫丑上子貢曰且其德而和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

妖淫一通書樂章曰代變新聲妖淫愁怨道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

忠臣孝子一近思錄教學明道先生曰如古詩三百篇其言簡

意思相近未達請問先生曰韶之九成便是舜的一本戲子武之九變便是武王的一本戲子聖人一生實事俱播在樂中所以有德者聞之便知他盡善盡美與盡美未盡善處若後世作樂只是做些詞調於民俗風化絕無關涉何以化民善俗今要民俗反朴還淳取今之戲子將妖淫詞調俱太了只取忠臣孝子故事使愚俗百姓

與令人未易曉別欲作詩略言
教章于酒掃應對事長之節命
朝夕歌之似當有助

洪要求元聲一案年譜嘉靖十
五年九月下舒芬問答同是芬
國裳也○後漢書志曰必義作
易紀陽氣之初以為律法建月
冬至之聲以黃鐘為宮太簇為
商姑洗為角林鐘為徵南呂為
羽應鐘為變宮雅實為變徵此
聲象之元五音之正也○朱子
曰律家最重元聲云云
制管候氣及葭灰黍粒一考上
卷四十一版議之
撈一字彙音年取也沈取日撈

人人易曉無意中感激他良知起來卻於
風化有益然後古樂漸次可復矣曰洪要
求元聲不可得恐於古樂亦難復先生曰
爾說元聲在何處求對曰古人制管候氣
恐是求元聲之法先生曰若要太葭灰黍
粒中求元聲卻如水底撈月如何可得元
聲只在爾心上求曰心如何求先生曰古
人為治先養得人心和平然後作樂比如

在此歌詩一荀子白帟蔡邕聞
主人琴有殺聲主人曰螭螭捕
彈吾恐失彈故情見乎聲
書云一書舜典曰詩言志歌永
言聲依永律和聲

協鳳凰一前漢書志曰制十二
笛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為六雌

在此歌詩爾的心氣和平聽者自然悅懌
興起只此便是元聲之始書云詩言志志
便是樂的本歌永言歌便是作樂的本聲
依永律和聲律只要和聲和聲便是制律
的本何嘗求之於外曰古人制候氣法是
意何取先生曰古人具中和之體以作樂
我的中和原與天地之氣相應候天地之
氣協鳳凰之音不過太驗我的氣果和否

鳴亦六比黃鐘之宮而皆可以
生之是為律本云云

不如自家一通本作不知作家
今據一本及要書數之

此是成律已後事非必待此以成律也今
要候灰管先須定至且然至日子時恐又
不準又何處取得準來

先生曰學問也要點化但不如自家解化者
自了百當不然亦點化許多不得

孔子氣魄極大凡帝王事業無不一一理會
也只從那心上來譬如大樹有多少枝葉
也只是根本上用得培養功夫故自然能

倒做一上卷五十九版以是論
朱子可並案

補甑一甑陶器炊飯者補甑俗
所謂磁器一甑不可復補治之
之意言事之已過者不可復治
之則當自所以過之心如何而
已若於過上用功則如已破之
磁而欲補之以掩其覺其流必
至於文過也

如此非是從枝葉上用功做得根本也學
者學孔子不在心上用功汲汲然太學那
氣魄卻倒做了

人有過多於過上用功就是補甑其流必歸
於文過

令人於喫飯時雖無一事在前其心常役役
不寧只緣此心忙慣了所以收攝不住

琴瑟簡編學者不可無蓋有業以居之心就

琴瑟一近思錄三張橫渠曰書
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

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在
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
居業一易乾文三言

善與人一孟子公孫丑上曰太
舜有大焉善與人同注公天下
之善而不為私

所惡於上下大學勸勉章下文
數節可以類推
蘇秦張儀共權謀徒傳並見史
紀

肯察一莊子養生主篇曰技經
肯察未嘗注骨肉相著之處也

不放

先生嘆曰世間知學的人只有這些病痛打
不破就不是善與人同崇一曰這病痛只
是箇好高不能忘己爾

問良知原是中和的如何卻有過不及先生
曰知得過不及處就是中和

所惡於上是良知毋以使下即是致知
先生曰蘇秦張儀之智也是聖人之資後世

事業文章許多豪傑各家只是學得儀秦
故智儀秦學術善揣摩人情無一不中
人肯察故其說不能窮儀秦亦是窺見得
良知妙用處但用之於不善爾

或問未發已發先生曰只緣後儒將未發已
發分說了只得劈頭說箇無未發已發使
人自思得之若說有箇已發未發聽者依
舊落在後儒見解若真見得無未發已發

譬如鐘聲一近思錄伊川先生曰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云云亦此意

古人論性一孟子性善出滕文公篇荀子性惡出性惡篇楊子性善惡混出脩身篇韓子性三品出原性告子所說亦出孟子告子篇

說箇有未發已發原不妨原有箇未發已發在問曰未發未嘗不和已發未嘗不中譬如鐘聲未扣不可謂無既扣不可謂有畢竟有箇扣與不扣何如先生曰未扣時原是驚天動地既扣時也只是寂天寞地問古人論性各有異同何者乃爲定論先生曰性無定體論亦無定體有自本體上說者有自發用上說者有自源頭上說者有

自流弊處說者總而言之只是這箇性但所見有淺深爾若執定一邊便不是了性之本體原は無善無惡的發用上也原是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的其流弊也原是一定善一定惡的譬如眼有喜時的眼有怒時的眼直視就是看的眼微視就是觀的眼總而言之只是這箇眼若見得怒時眼就說未嘗有喜的眼見得看時眼就說

未嘗有觀的眼皆是執定就知是錯。孟子說性直從源頭上說來，亦是說箇大槩如此。荀子性惡之說，是從流弊上說來，也未可盡說他不是，只是見得未精耳。衆人則失了心之本體，問孟子從源頭上說性，要人用功在源頭上明徹。荀子從流弊說性，功夫只在末流上救正，便費力了。先生曰：然。

楊慈湖一名簡字敬仲象山門人
人下日一上卷四十五版世道
且降條可並案

先生曰：用功到精處，愈著不得言語，說理愈難。若著意在精微上，全體功夫反蔽泥了。楊慈湖不爲無見，又著在無聲無臭上見了。人下日間古今世界都經過一番，只是人不見耳。夜氣清明時，無視無聽無思無作，淡然平懷，就是羲皇世界。平日時，神清氣朗，雍雍穆穆，就是堯舜世界。日中以前，禮儀交會，氣象秩然，就是三代世界。日中以後

薛尚謙名侃鄉諱之名守益王
汝止名良○年譜正德十五年
九月下曰泰州王銀服古冠服
執木簡以二詩為贊請見先生
異其人降階進之既上坐問何
冠曰有虞氏冠問何服曰老萊
子服曰學老萊子乎曰然曰將
止學服其服未學上堂註跌掩
面啼哭也銀色動坐漸側及論
致知格物悟曰吾人之學飾情
執節矯諸外先生之學精透極微得之心者也遂及服執弟子禮先生
易其名為良字以汝止

神氣漸昏往來雜擾就是春秋戰國世界
漸漸昏夜萬物寢息景象寂寥就是人消
物盡世界學者信得良知過不為氣所亂
便常做箇羲皇已上人

薛尚謙鄒謙之馬子莘王汝止侍坐因嘆先
生自征寧藩已來天下謫議益衆請各言
其故有言先生功業勢位日隆天下忌之
者日衆有言先生之學日明故為宋儒爭

鄉愿一論語陽貨篇子曰鄉原德之賊也○原與原同謹厚也鄉原鄉人之愿者也詳見孟子末篇○
今案此條出年譜嘉靖元年二月下而以異下文曰鄉原究其心忠信廉潔所以媚君子也同流合汙
所以媚小人也其心已破壞矣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狂者志存古人一切紛囂俗染舉不足以累其
心真有鳳凰翔于千仞之意下
克念即聖人矣惟不克念故濶
畧事情而行常不掩其不掩故
心尚未壞而庶可與裁曰鄉愿
何以斲其媚世曰自其譏狂狷
知之狂狷不與俗諧而謂生斯
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此鄉
愿志也故其所為皆色取不疑
所以謂之似三代以下士之取
盛名於時者不過得鄉愿之似
而已然究其忠信廉潔或未免
致疑於妻子也雖欲純乎鄉愿
亦未易得而況聖人之道乎○
與黃宗賢書曰近與尚謙子莘
宗明講孟子鄉原狂狷一章頗
覺有所警發云云○與尚謙書

是非者亦日博有言先生自南都以後同
志信從者日衆而四方排阻者日益力先
生日諸君之言信皆有之但吾一段自知
處諸君俱未道及耳諸友請問先生曰我
在南都已前尚有些子鄉愿的意思在我
今信得這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
著些覆藏我今纔做得箇狂者的胷次使
天下之人都說我行不揜言也罷尚謙出

日前所論鄉愿可熟味也二字
在度時同志中尚多未徹云云
○竄案先生屬意於在者每如
此者蓋以其不節邊幅內外無
二也是乃孔孟真血脈矣若夫
恣情直行外為狂態以盜名者
德賊之甚狂者之亦似而非者
晉七賢之類是也故象山集要
第六曰居士極不狂狂者云最
敗風俗只喜狷者故自号又本
居士先生曰此言亦有味是亦
當以省察

到看一要書作倒看恐可
董蘿石一平譜嘉靖三年正月
下曰海寧董濬号蘿石以能詩
聞於江湖年六十八來遊會稽
聞先生講學以杖肩其瓢笠詩卷來訪入門長揖上坐先生異其氣貌禮敬之與之語連日夜濬有悟
因何秦強納拜先生與之徜徉山水間濬曰有聞忻然樂而忘歸自号從吾道人○和文錄第七卷從
吾道人記詳之

日信得此過方是聖人的真血脈

先生鍛鍊人處一言之下感人最深一日王
汝止出遊歸先生問曰遊何見對曰見滿
街人都是聖人先生曰爾看滿街人是聖
人滿街人到看爾是聖人在又一日董蘿
石出遊而歸見先生曰今日見一異事先
生日何異對曰見滿街人都是聖人先生
曰此亦常事耳何足為異蓋汝止圭角未

融蘿石恍見有悟故問同答異皆反其言
而進之洪與黃正之張叔謙汝中丙戌會
試歸為先生道途中講學有信有不信先
生日爾們拏一箇聖人太與人講學人見
聖人來都怕走了如何講得行須做得箇
愚夫愚婦方可與人講學洪又言今日要
見人品高下最易先生曰何以見之對曰
先生譬如泰山在前有不知仰者須是無

做得箇愚夫愚婦一卷內二十
五版曰與愚夫愚婦同的是謂
同德與愚夫愚婦異的是謂異
端

要書曰以上五十一條錢德洪錄可更考之
癸未一案年譜是嘉靖二年也
先生時五十二歲在越

曾子一語出論語泰伯篇

自人先生曰泰山不如平地大平地有何
可見先生一言翦裁剖破終年爲外好高
之病在座者莫不悚懼
癸未春鄒謙之來越問學居數日先生送別
于浮峰是夕與希淵諸友移舟宿延壽寺
秉燭夜坐先生慨悵不已曰江濤煙柳故
人倏在百里外矣一友問曰先生何念謙
之之深也先生曰曾子所謂以能問於不

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
若謙之者良近之矣

丁亥一案年譜嘉靖六年先生
五十六歲在越五月命兼都察
院左都御史征思田六月疏辭
不久九月壬午發越申○思田
二州名謂之兩廣先是廣西田
州岑猛爲亂提督都御史姚鏞
征之猛父子悉擒之訖遣自虜
蘇王受構衆煽亂攻陷思恩鎮
復征之久弗克故有此命○此
條與年譜及王龍溪全書所載
文字各大不同
無善無惡一上卷六十版先生

丁亥年九月先生起復征思田將命行時德
洪與汝中論學汝中舉先生教言曰無善
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
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德洪曰此
意如何汝中曰此恐未是究竟話頭若說
心體是無善無惡意亦是無善無惡的意

曰無善無惡是謂至善並全章及此下六十四版至善心之本體並全章共可參考

是夕一午諸所載云畿曰明日先生啓行晚可同進請問是日夜分客始散先生將入內間洪與畿候立庭下先生復出使移席天泉橋上德漁舉與畿論辨請問先生喜曰正要二君有此一問我今將行朋各中更無有論證及此者二君之見云云是可以見先生擊擊於講學教人而不倦之一端

知亦是無善無惡的知物是無善無惡的物矣若說意有善惡畢竟心體還有善惡在德洪曰心體是天命之性原は無善無惡的但人有習心意念上見有善惡在格致誠正修此正是復那性體功夫若原無善惡功夫亦不消說矣是夕侍坐天泉橋各舉請正先生曰我今將行正要爾們來講破此意二君之見正好相資爲用不可

各執一邊我這裏接人原有此二種利根之人直從本源上悟入人心本體原是明瑩無滯的原是箇未發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體卽是功夫人己內外一齊俱透了其次不免有習心在本體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實落爲善去惡功夫熟後渣滓全得盡時本體亦明盡了汝中之見是我這裏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見是我這裏爲其

傳習錄 卷下
次立法的二君相取爲用則中人上下皆可引入於道若各執一邊眼前便有失人便於道體各有未盡既而曰已後與朋友講學切不可失了我的宗旨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的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只依我這話頭隨人指點自沒病痛此原是徹上徹下工夫利根之人世亦難遇本體功夫一悟盡

透此顏子明道所不敢承當豈可輕言勿墜入人有習心不教他在良知上實用爲善去惡功夫只去懸空想箇本體一切事爲俱不著實不過養成一箇虛寂此箇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說破是日德洪汝中俱有省

先生初歸越時朋友踪跡尚寥落既後四方來遊者日進矣未年已後環先生

先生一此條本與上文列書今據上卷曰仁者文之例低書之
▲初歸越一案年並明止德十六年辛巳先生五十歲在江西茲

年八月至越癸未嘉靖二年也
先生于時五十二歲
天姥一山名○光相一坊名

而居者比屋如天姥光相諸刹每當十
室常合食者數十人夜無臥處更相就
席歌聲徹昏且南鎮禹穴陽明洞諸山
遠近寺刹徒足所到無非同志游寓所
在先生每臨講坐前後左右環坐而聽
者常不下數百人送往迎來月無虛日
至有在侍更歲不能遍記其姓名者每
臨別先生常嘆曰君等雖別不出在天

忘形一莊子讓王篇曰養生者
忘形養形者忘利

神變一一本無此四字○易係
辭易變而神無體

地間苟同此志吾亦可以忘形似矣諸
生每聽講出門未嘗不跳躍稱快嘗聞
之同門先輩曰南都以前朋友從遊者
雖衆未有如在越之盛者此雖講學日
久孚信漸博要亦先生之學日進感召
之機神變無方亦自有不同也

嘉靖七年也先生五十七歲十一月二十九日卒于南安事詳見年譜
 七計告同門書曰本年季冬十九日寬畿西渡錢塘將北趨殿對二十一日有人自廣來傳太子以病
 告將還廣嶺聞之且喜且疑即日舟迎至蘭溪傳言太子已逝相顧駭怖不知所出且相慰曰天為吾
 道必無此事兼程夜抵龍游驛
 吏曰信矣於十一月二十九日
 平時終於江西之南安聞之昏
 殞憤絕不知所答云云又曰凡
 我同志遠者仕者雖不必居三
 年其亦肯間相一聚以庶幾相
 期於成乎踰月之外喪事少錄
 將遣人遍採夫子遺言及朋友
 私錄以續成書凡我同志幸於
 夫子片紙隻語備錄以示嗣是
 而後每三年則復遣一人以覓
 吾夫子之教言不至漫逸一以
 驗朋友之進退為吾不肖者私
 淑也永悖恍惚不知所云云

嘉靖戊子冬德洪與王汝中奔師喪至
 廣信計告同門約三年收錄遺言繼後
 同門各以所記見遺洪擇其切於問正
 者合所私錄得若干條居吳時將與文
 錄並刻矣適以憂去未遂當是時也四
 方講學且衆師門宗旨既明若無事於
 贅刻者故不復營念去冬同門曾子才
 漢得洪手抄復傍為承輯名曰遺言以

名曰傳習續錄一是指自下卷首至前條

精舍一事物紀原漢明帝立精舍於處攝摩騰即白馬寺注今人以佛寺為精舍不知乃儒者教授之所○象山文集與楊敬仲書云精舍一字出後漢包咸傳其事在建武前儒者講習之地用此名甚無歛也
斷一音奇州名

刻行於荆洪讀之覺當時未錄未精乃為刪其重複削去蕪蔓存其三之一名曰傳習續錄復刻於寧國之水西精舍今年夏洪來遊蘄沉君思畏曰師門之教久行于四方而獨未及于蘄蘄之士得讀遺言若親炙夫子之教指見良知若重觀日月之光惟恐傳習之不博而未以重複之為繁也請哀其所逸者增

刻之若何洪曰然師門致知格物之旨

開示來學學者躬修默悟不敢以知解

承而惟以實體得故吾師終日言是而

不憚其煩學者終日聽是而不厭其數

蓋指示專一則體悟日精幾迎於言前

神發於言外感遇之誠也今吾師之沒

未及三紀而格言微旨漸覺淪晦豈非

吾黨身踐之不力多言有以病之耶學

三紀一十一年為紀三紀二十六年也自嘉靖七年戊子至二十五年丙辰得二十九年

采其語之不背者得一卷一要書一曰繼文為之補遺總名傳習續錄公案所謂傳習續錄者指上文而是下乃所謂補遺也然而其所采獨黃以方之錄則是又可疑耳

其餘一見逸藁中所采之餘也然下文所謂拜易中卷云云語不可曉案中卷八篇之書又錄有載之者有不載之者未知其孰元本而要書以語錄為上下兩卷而中卷則移入之書類是蓋據緒山此語也然中卷不可移易小序分明述之則此所謂中卷云者蓋指逸藁之中卷乎當存疑

丙辰案年譜嘉靖三十五年丙辰五月湖廣兵備僉事沈寵建仰止祠於宗正書院祀先生○錢緒山撰仰止祠記

者之趨不一師門之教不宜也乃復取逸藁采其語之不背者得一卷其餘影響不真與文錄既載者皆削之并易中卷為問答語以付黃梅尹張君增刻之庶幾讀者不以知解承而惟以實體得則無疑于是錄矣嘉靖丙辰夏四月門人錢德洪拜書于蘄之崇正書院

黃以方問博學於文為隨事學存此天理然

則謂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其說似不相合先生曰詩書六藝皆是天理之發見文字都包在其中攷之詩書六藝皆所以學存此天理也不特發見于事為者方為文耳餘力學文亦只博學於文中事或問學而不思二句曰此亦有為而言其實思即學也學有所疑便須思之思而不學者蓋有此等入只懸空大意思想出箇道理卻

學而不思一論語為政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格天下之物一朱子補傳曰太
學之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
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益窮
之以求至乎其極
一草一木一近思致知程子曰
求之性情固切於身然一草一
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

不在身心上實用其力以學存此天理思
與學作兩事做故有罔與殆之病其實思
只是思其所學原非兩事也

先生曰先儒解格物為格天下之物天下之
物如何格得且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
如何太格縱格得草木來如何反來誠得
自家意我解格作正字義物作事字義太
學之所謂身即耳目口鼻四肢是也欲修

身便是要目非禮勿視耳非禮勿聽口非
禮勿言四肢非禮勿動要修這箇身身上
如何用得功夫心者身之主宰目雖視而
所以視者心也耳雖聽而所以聽者心也
口與四肢雖言動而所以言動者心也故
欲修身在於體當自家心體常令廓然大
公無有此子不正處主宰一正則發竅于
目自無非禮之視發竅于耳自無非禮之

發竅一語本表簡金匱真言論
文

至善心之本體一卷內天泉橋
問答及冠注可并案

傳習錄 卷下
聽發竅于口與四肢自無非禮之言動此
便是修身在正其心然至善者心之本體
也心之本體那有不善如今要正心本體
上何處用得工必就心之發動處纔可著
力也心之發動不能無不善故須就此處
著力便是在誠意如一念發在好善上便
實實落落太好善一念發在惡惡上便實
實落落太惡惡意之所發既無不誠則其

本體如何有不正的故欲正其心在誠意
工夫到誠意始有著落處然誠意之本又
在于致知也所謂人雖不知而已所獨知
者此正是吾心良知處然知得善卻不依
這箇良知便做去知得不善卻不依這箇
良知便不去做則這箇良知便遮蔽了是
不能致知也吾心良知既不能擴充到底
則善雖知好不能著實好了惡雖知惡不

能著實惡了，如何得意誠故致知者，意識之本也。然亦不是懸空的致知，致知在實事上格，如意在于爲善，便就這件事上，不爲太惡，固是格不正，以歸於正，爲善則不善正了，亦是格不正，以歸於正也。如此則吾心良知無私欲蔽了，得以致其極，而意之所發，好善太惡，無有不誠矣。誠意工夫實下

手處在格物也。若如此格物，人人便做得人皆可以爲堯舜，正在此也。

先生曰：衆人只說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的說，太用我著實。曾用來，初年與錢友同論做聖賢，要格天下之物，如今安得這等大の的力量，因指亭前竹子，令太格看錢子早夜太窮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於三百，便致勞神成疾。當初說他這是精力

人皆一孟子告子下曹交問曰
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
然云云

聖賢是做不得的，是謂不能學以為聖賢，下文他字指聖賢也。
在夷三年一事見年譜

不足某因自公躬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勞思致疾，遂相與嘆聖賢是做不得的，無他，大力量，公格物了，及在夷中三年，頗見得此意思，乃知天下之物本無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決然以聖人為人人可到，傻自有擔當了，這裏意思卻要說與諸公知道。

門人有言，邵端峯論童子不能格物，只教以

灑掃應對之說，先生曰：灑掃應對，就是件物，童子良知只到此，傻教太灑掃應對，就是致他這一點良知了。又如童子知畏先生長者，此亦是他良知處，故雖嬉戲中見了先生長者，便太作揖恭敬，其他能格物，以致敬師長之良知了。童子自有童子的格物，致知又曰：我這裏言格物，自童子以至聖人皆是此等工夫，但聖人格物，便

更熟得些子不消費力如此格物雖賣菜人亦是做得雖公卿大夫以至天子皆是如此做

或疑知行不合一以知之匪艱二句為問先生曰良知自知原是容易的只是不能致那良知便是知之匪艱行之惟艱

門人問曰知行如何得合一且如中庸言博學之又說篤篤行之分明知行是兩件先

知之匪艱行之惟艱出書經說命中

易學以一乾文言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

孔子言一衛靈公篇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泄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

生曰博學只是事事學存此天理篤行只是學之不已之意又問易學以聚之又言仁以行之此是如何先生曰也是如此事
事太學存此天理則此心更無放失時故曰學以聚之然常常學存此天理更無私欲間斷此即是此心不息處故曰仁以行之又問孔子言知及之仁不能守之知行卻是一箇了先生曰說及之已是行了但

池之動之不以礼未善也

程子云一近思錄一問心有善惡否曰在天為命在物為理在入為性主於身為心其實一也

立言宗旨一卷內十四版并上卷八版可并案

不能常常行已為私欲間斷便是仁不能守又問心即理之說程子云在物為理如何謂心即理先生曰在物為理在字上當添一心字此心在物則為理如此心在事父則為孝在事君則為忠之類先生因謂之曰諸君要識得我立言宗旨我如今說箇心即理是如何只為世人分心與理為二故便有許多病痛如五伯攘夷狄尊周

室都是一箇私心便不當理人卻說他做得當理只心有未純往往悅慕其所為要來外面做得好看卻與心全不相干分心與理為二其流至于伯道之偽而不自知故我說箇心即理要使知心理是一箇便來心上做工夫不為襲義於外便是王道之真此我立言宗旨又問聖賢言語許多如何卻要打做一箇曰我不是要打做一

於外一通本作於義今據一本及要書改之

道一而已矣 孟子滕文公
語
為物不測 中庸其為物不貳
則其生物不測

箇如曰夫道一而已矣又曰其為物不測一
則其生物不測天地聖人皆是一箇如何
二得

心不是一塊血肉凡知覺處便是心如耳目
之知視聽手足之知痛癢此知覺便是心
也

以方問曰先生之說格物凡中庸之慎獨及
集義博約等說皆為格物之事先先生曰非

尊德性 中庸第二十八章曰
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
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
知新敦厚以崇禮宋注曰德性
吾所以受於天之正理道由也
晦翁言一朱子文集答項平甫
書曰大挺子思以來教人之法
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為用
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專是尊德
性事而喜平日所論卻是問學
上多了所以為彼學者多持守
可觀而看得義理全不子細又
別說一種杜撰道理遮蓋不肯

也格物即慎獨即戒懼至於集義博約工
夫只一般不是以那數件都做格物底事
以方問尊德性一條先生曰道問學即所以
尊德性也晦翁言子靜以尊德性誨人某
教人豈不是道問學處多了些子是分尊
德性道問學作兩件且如今講習討論下
許多工夫無非只是存此心不失其德性
而已豈有尊德性只空空太尊更不空問

於下而喜自覺雖於義理上不
敢亂說卻於緊要為己為人上
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太短
集長庶幾不墮一邊耳

傳習錄 卷下 七十一
學問學只是空空太問學更與德性無關
涉如此則不知今之所以講習討論者更
學何事問致廣大二句日盡精微即所以
致廣大也道中庸即所以極高明也蓋心
之本體自是廣大底人不能盡精微則便
為私欲所蔽有不勝其小者矣故能細微
曲折無所不盡則私意不足以蔽之自無
許多障礙遮隔處如何廣大不致又問精

微還是念慮之精微是事理之精微日念
慮之精微即事理之精微也

先生曰今之論性者紛紛異同皆是說性非
見性也見性者無異同之可言矣

問聲色貨利恐良知亦不能無先庄曰固然
但初學用功卻須掃除蕩滌勿使留積則
適然來遇始不為累自然順而應之良知
只在聲色貨利上用工能致得良知精精

明明毫髮無蔽則聲色貨利之交無非天則流行矣

先生曰吾與諸公講致知格物日日是此講
一二十年俱是如此諸君聽吾言實太公用
功見吾講一番自覺長進一番否則只作
一場話說雖聽之亦何用

先生曰人之本體常常是寂然不動的常常
是感而遂通的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

佛家一不知為誰

一友舉佛家以手指顯出問曰衆曾見否衆
曰見之復以手指入袖問曰衆還見否衆
曰不見佛說還未見性此義未明先生曰
手指有見有不見爾之見性常在入之心
神只在有觀有聞上馳騖不在不觀不聞
上著實用功蓋不觀不聞是良知本體戒
慎恐懼是致良知的工夫學者時時刻刻
常觀其所不觀常聞其所不聞工夫方有

先儒一明道先生語

箇實落處久久成熟後則不須著力不待防檢而真性自不息矣豈以在外者之間見爲累哉

問先儒謂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同一活潑潑地先生曰亦是天地間活潑潑地無非此理便是吾良知的流行不息致良知便是必有事的工夫此理非惟不可離實亦不得而離也無往而非道無往而非工夫

先生曰諸公在此務要立箇必爲聖人之心時時刻刻須是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方能聽吾說話句句得力若茫茫蕩蕩度日譬如一塊死肉打也不知得痛癢恐終不濟事回家只尋得舊時伎倆而已豈不惰哉

問近來妄念也覺少亦覺不曾著想定要如何用功不知此是工夫否先生曰汝且去

一兩字彙功地

受帖：字彙定也
是為一本有特字

立命：孟子盡心修身以俟之，
所以立命也

性相近一論語陽貨子曰性相
近也習相遠也注曰此所謂性
兼氣質而言者也氣質之性固
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
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
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
剛柔善惡中而已矣不達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教為幹固惡為猛為隘為強梁柔善為慈為順
為契惡為懦弱為無斷為邪佞

著實用工便多這此著想也不妨久久自
會安帖若纔下得些功便說效驗何足為
一友自嘆私意萌時分明自心知得只是不
能使他即太先生曰爾萌時這一知處便
是爾的命根當下即太消磨便是立命功
夫

夫子說性相近即孟子說性善不可專在氣
質上說若說氣質如剛與柔對如何相近

剛善剛惡一通筆或問曰曷為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

得惟性善則同耳人生初時善原是同的
但剛的習於善則為剛善習於惡則為剛
惡柔的習於善則為柔善習於惡則為柔惡
便曰相遠了

先生嘗語學者曰心體上著不得一念留滯
就如眼著不得些子塵沙此子能得幾多
滿眼便昏天黑地了又曰這一念不但是
私念便好的念頭亦著不得些子如眼中

放些金玉屑一臨濟錄金屑雖
實入眼為醫

此條卷內三十七版朱本息問
條及二十八版大人與物同體
條並可合考

放些金玉屑眼亦開不得了

問人心與物同體如五身原是血氣流通的
所以謂之同體若於人便異體了禽獸草
木益遠矣而何謂之同體先生曰爾只在
感應之幾上看豈但禽獸草木雖天地也
與我同體的鬼神也與我同體的請問先
生日爾看這箇天地中間甚麼是天地的
心對曰嘗聞人是天地的心曰人又甚麼

可知 自是以下先生語

教做心對曰只是一箇靈明可知充天塞
地中間只有這箇靈明人只為形體自間
隔了我的靈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
沒有我的靈明誰公仰他高地沒有我的
靈明誰公俯他溪鬼神沒有我的靈明誰
公辨他吉凶災祥天地鬼神萬物離卻我
的靈明便沒有天地鬼神萬物了我的靈
明離卻天地鬼神萬物亦沒有我的靈明

如此便是一氣流通的如何與他間隔得
 又問天地鬼神萬物千古見在何沒了我
 的靈明便俱無了曰今看死的人他這些
 精靈游散了他的天地萬物尚在何處

征思田一考出前

佛家一事事皆空涅槃經所說
 幻相也諸法實相法華所說也

先生起行征思田德洪與汝中追送嚴灘汝
 中舉佛家實相幻相之說先生曰有心俱
 是實無心俱是幻無心俱是實有心俱是
 幻汝中曰有心俱是實無心俱是幻是本

體上說功夫無心俱是實有心俱是幻是
 功夫上說本體先生然其言洪於是時尚
 未了達數年用功始信本體功夫合一但
 先生是時因問偶談若吾儒指點人處不
 必借此立言耳

嘗見先生送二三耆宿出門退坐于中軒若
 有憂色德洪趨進請問先生曰頃與諸老
 論及此學真負鑿方枘此道坦如道路世

員鑿方枘一枘字彙音芮木端
 所以入鑿宋玉九辨圓枘而方

嚴考吾固知鉅鎔而難入○楊升菴曰柄作柄尤可笑

一傲字一近息錄克已伊川曰相別一牛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太簡不字曰何故日子細檢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為學切問近思者也○案傲矜自是一物當自反

象與丹朱俱不肖一子學萬章上曰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書益稷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云云○象傲見堯典

儒往往自加荒塞終身陷荆棘之場而不悔吾不知其何說也德洪退謂朋友曰先生誨人不擇衰朽仁人憫物之心也

先生曰人生大病只是一傲字為子而傲必不孝為臣而傲必不忠為父而傲必不慈為友而傲必不信故象與丹朱俱不肖亦只一傲字便結果了此生諸君常要體此人心本是天然之理精精明明無纖介滌

著只是一無我而已

中切不可有有即傲也古先聖人許多好處也只是無我而已無我自能謙謙者衆善之基傲者衆惡之魁

又曰此道至簡至易的亦至精至微的孔子曰其如示諸掌乎且人於掌何日不見及

至問他掌中多少文理卻便不知即如我良知二字一講便明誰不知得若欲的見

又曰此道至簡至易一案此以下兩條一本移在上條先生曰孔子無不知條之前要書與是同如示諸掌乎論語八佾曰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中庸曰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為道一至所適易下係辭文○
六虛謂卦之六位典常也要求
也言不可以典常要求之也

論語先進篇子曰回也非助我
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良知卻誰能見得問曰此知恐是無方體
的最難捉摸先生曰良知即是易其為道
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
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此知如何
捉摸得見得透時便是聖人

問孔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是聖人果以相
助望門弟子否先生曰亦是實話此道本
無窮盡問難愈多則精微愈顯聖人之言

聞一知十論語公冶長同也
聞一以知十注一數之始十數
之終

拱把一孟子告子上曰拱把桐
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
者至於身不知所以養之者豈
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注
拱兩手所圍也把一手所握也
桐梓二木名

本自周遍但有問難的人胸中空礙聖人
被他一難發揮得愈加精神若顏子聞一
知十胸中了然如何得問難故聖人亦寂
然不動無所發揮故曰非助

鄒謙之嘗語德洪曰舒國裳曾持一張紙請
先生寫拱把之桐梓一章先生懸筆為書
到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顧而笑曰
國裳讀書中過狀元來豈誠不知身之所

篇尾一本有知者良知也天然自有即至善也物者良知所知之事也格者格其不正以歸於正也格之斯實致之矣一章四十字

以當養還須誦此以求警一時在侍諸友皆惕然

晚年定論 此編後儒多議之者然先生說既明白見中卷七十九版

朱子病目一事見客潘叔昌潘叔度二書此卷載之

附錄朱子晚年定論

定論首刻於南贛朱子病目靜久忽悟聖學之淵微乃大悔中半註述誤已誤人遍告同志師閱之喜已學與晦翁同手錄一卷門人刻行之自是為朱子論異同者實矣師曰無意中得此一助隆慶壬申虬峰謝君廷傑刻師全書命刻定論附語錄後見師之學與朱子無相

無意中一和文錄二與安之書日留都時偶因麓古遂致多口攻之者環四面取朱子晚年悔悟之說集為定論聊藉以解紛耳門人輩近刻之零都初聞甚不喜然士夫見之乃往往遂有

開發者無意中得此一助亦頗
首頰舌之勞近半輩致諸公嘗
有道一等編見者先懷黨同代
異之念故卒不能有人反激而
怒今但取朱子所自言者表章
之不加一辭雖有褊心將無所
施其怒矣云云
隆慶一明穆宗年号壬申六年
也

繆戾則千古正學向一源矣并師首敘
與袁慶麟跋凡若干條洪僭引其說

朱子晚年定論序

洙泗之傳至孟氏而息千五百餘年濂溪
明道始復追尋其緒自後辨析日詳然亦
日就支離決裂旋復湮晦吾嘗澆求其故
大抵皆世儒之多言有以亂之守仁早歲
業舉溺志詞章之習既乃稍知從事正學
而苦於衆說之紛撓疲癯茫無可入因求
諸老釋欣然有會於心以爲聖人之學在

定論序一通版本無序字而篇
首有陽明子序曰五字今改之
▲濂溪明道一竄案朱文公稱
濂溪爲道統見三先生祠堂記
太極通書後序亦曰獲先生餘
教於百有餘生之後然而於大
中一序則專稱二程而不及周
子者蓋以其無與一書之功歟
且其論二程也常以同德而其
所自爲說則又多本於伊川好
學論之意而少據於明道定性
書之旨文成公教人常專主於
定性書其稱道統亦每舉濂溪
明道而不及伊川則其學之所
尊尚於是亦可以見一端也
早歲一事見至證

疲癯一 字彙考注子心切 眞
善譽為病 徐鉉曰今俗別作癯
非周伯溫曰別作癯非

證五經一 先生居夷著五經臆
說而今不傳 序見和文錄第

此矣然於孔子之教聞相出入而措之日
用往往缺漏無歸依違往返且信且疑其
後謫官龍場居夷處困動心忍性之餘恍
若有悟體念探求再夏寒暑證諸五經四
子沛然若決江河而放諸海也然後嘆聖
人之道坦如大路而世之儒者妄開竇徑
蹈荆棘墮坑斬究其為說又出二氏之下
宜乎世之高明之士厭此而趨彼也此豈

二氏之罪哉間嘗以語同志而聞者競相
非議目以為立異好奇雖每痛反深抑務
自揆剔斑瑕而愈益精明的確洞然無復
可疑獨於朱子之說有相牴牾恒疚於心
切疑朱子之賢而豈其於此尚有未察及
官雷都復取朱子之書而檢求之然後知
其晚歲固已大悟舊說之非痛悔極艾至
以為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世之所傳

焦註或問之類乃其中年未定之說自咎
以爲舊本之誤思改正而未及而其諸語
類之屬又其門人挾勝心以附已見固於
朱子平日之說猶有大相繆戾者而世之
學者局於見聞不過持循講習於此其於
悟後之論槩乎其未有聞則亦何怪乎予
言之不信而朱子之心無以自暴於後世
也乎予既自幸其說之不繆於朱子又喜

先得我心孟子告子上曰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

正德乙亥一乙亥正德十年也
先生于時四十四歲○案年譜
正德十三年戊寅七月刻晚年
定論

答黃直卿一朱子文集第四十
六卷載之又出續集是取續集

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且慨夫世之學
者徒守朱子中年未定之說而不復知求
其晚歲既悟之論競相呶呶以亂正學不
自知其已入於異端輒採錄而哀集之私
以示夫同志庶幾無疑於吾說而聖學之
明可冀矣正德乙亥冬十一月朔後學餘
姚王守仁序

答黃直卿書

所載定本之三字本集作差一字

此書劈頭數句即象山讀書之法散在集要者可以參考

向來定本一謂向來所立之誤也 ○朱子語類百二十四曰

聖賢教人有定本如博學審問

謹思明辨篤行是也其人資質

剛柔敏鈍不可一槩論其教則

不易禪家教更無定今日說有定明日又說無定陸子靜似之云云 ○文集答呂伯恭書曰

教人恐須先立定本卻就上而整頓方始說得無定本底道理云云

○不避譏笑以誤人此是大英雄

▲答呂子約一本集四十七載之無的察之的字書問下有間字

為學直是先要立本文義卻可且與說出正
意命其實心玩味未可便命考校同異研究
纖密恐其意思促迫難得長進將來見得大
意畧舉一二節目漸次理會益未晚也此是
向來定本之誤今幸見得卻煩勇革不可苟
避譏笑卻誤人也

答呂子約

日用工夫比復何如文字雖不可廢然涵養

本原的察於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動靜

之間不可頃刻間斷底事若於此處見得分

明自然不到得流入世俗功利權謀裏太矣

熹亦近日方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雖與彼

中證候不同然忘已逐物貪外虛內之失則

一而已程子說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已立

後自能了得天下萬物今自家一箇身心不

知安頓太處而談王說伯將經世事業別作

彼中一指上文世俗功利權謀之徒

程子明道先生也語出近思錄

云不有躬無攸利不立已後雖

向好事猶為化物不得以天下云云

一箇伎倆商量講究不亦誤乎相去遠不得
面論書問終說不盡臨風嘆息而已

答何叔京

前此僭易拜稟博觀之敝誠不自揆乃蒙見
是何幸如此然觀來喻似有未能遽舍之意
何邪此理甚明何疑之有若使道可以多聞
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為不少矣熹近日
因事方有少省發處如鳶飛魚躍明道以為

何叔京 出文集四十卷乃今
作今乃

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乃今曉然無疑
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有下
工夫處乃知日前自誑誑人之罪益不可勝
贖也此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幸於日
用間察之知此則知仁矣

答潘叔昌

示喻天上無不識字底神仙此論甚中一偏
之弊然亦恐只學得識字卻不曾學得上天

潘叔昌 出文集四十六天大
誤作大人

即不如且學上天耳。上天得天了，卻旋學上天人亦不妨也。中年以後，氣血精神能有幾何？不是記故事時節，熹以目昏不敢著力讀書。中間靜坐收斂身心，頗覺得力。間起看書，聊復遮眼。遇有會心處，時一喟然耳。

答潘叔度

熹衰病今歲幸不至劇，但精力益衰，目力全短。看文字不得冥目靜坐，卻得收拾放心。覺

潘叔度 出文集四十六，靜作間。

得日前外面走，作不少頗恨，盲廢之不早也。看書鮮識之喻，誠然然嚴霜大凍之中，豈無此小風和日煖意思，要是多者勝耳。

與呂子約

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耽著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冊子上，更不知有己，便是箇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於吾

與呂子約 出文集第四十七。下文曰：況以子約平日氣體不甚莊實，豈可道以耽書之故，遂忘飢渴寒暑，使外邪容氣得以乘吾之隙，是豈聖人謹病、孝子守身之意哉。

程子——明道語出近思錄及小學下又云：外面有些隙罅，便走了。

事邪

與周叔謹

應之甚恨未得相見其為學規模次第如何
近來呂陸門人互相排斥此由各徇所見之
偏而不能公天下之心以觀天下之理甚覺
不滿人意應之蓋嘗學於兩家未知其於此
看得果如何因話扣之因書論及為幸也熹
近日亦覺向來說話有大支離處反身以求

與周叔謹一 出文集四十二大
支作太支間中作間中為是作
為要苦索作考索

呂陸一 呂指東萊

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且因此減去文字功
夫覺得間中氣象甚適每勸學者亦且看孟
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著實體察收拾為是
其餘文字且大槩諷誦涵養未須大段著力
苦索也

答陸象山

熹衰病日侵太半災患亦不少比來病軀方
似畧可支五然精神耗減日甚一日恐終非

答陸象山 出文集二十二作
陸子靜比來二字作數日來二
字 ○謹案文公此言出於一
且感激而非移身換骨者其後
象山卒文公亦一以為死於
此足下則其所以自信亦可見也

故羅整菴難之先生效之而求
是編又議之文公嘗與陸子壽
曰方相其極論無猜道合志同
夫文公豈真以為道合志同者
乎又豈其以外陸而難立言者
哉只取其所同而不取其所
異耳是困賢者之心矣而先生
之於朱子亦可以見其心也若
求是編則安論已豈足以為輕
重哉

答符復仲 出文集五十五又

作只

能久於世者所幸邇來日用功夫頗覺有力
無復向來支離之病甚恨未得從容面論未
知異時相見尚復有異同否耳

答符復仲

聞向道之意甚勤向所論義利之間誠有難
釋者但意所疑以為近利者即便舍去可也
向後見得親切卻看舊事又有見未盡舍未
盡者不解有過當也見陸丈回書其言明當

且就此持守自見功效不須多疑多問卻轉
迷惑也

答呂子約

日用功夫不敢以老病而自懈覺得此心操
存舍只在又掌之間向來誠是太涉支離
蓋無本以自立則事事皆病耳又聞講授亦
頗勤勞此恐或有未復今日正要清源正本
以察事變之幾微豈可一向汨溺於故紙堆

答呂子約 出文集四十八向
作鄉

與吳茂實 出文集四十四卷
作願

與吳茂實

中使精神昏弊失後忘前而可以謂之學乎
近來自覺向時工夫止是講論文義以為積
集義理久當自有得力處卻於日用工夫全
少檢點諸朋友往往亦只如此做工夫所以
多不得力今方溪省而痛懲之亦欲與諸同
志勉為幸老克徧以告之也

答張敬夫

出文集三十一

下士晚

憂窮居如昨無足言者自遠太師友之益元
九度山讀書及已固不無警省處終是旁無
疆輔因循汨沒尋復失之近日一種向外走
作心悅之而不能自己者皆準止酒例戒而
絕之似覺首事此前輩所謂下士晚聞道聊
以拙自修者若擴充不已補復前非庶其有
日舊讀中庸慎獨大學誠意毋自欺處常苦
求之太過措詞煩猥近日乃覺其非此正是

傳習錄
卷下
最切近處最分明處乃舍之而談空於冥漠
之間其亦誤矣方竊以此意痛自檢勦懷然
度日惟恐有怠而失之也至於文字之間亦
覺向來病痛不少蓋平日解經最爲守章句
者然亦多是推衍文義自做一片文字非惟
屋下架屋說得意味淡薄且是使人看者將
註與經作兩項工夫做了下稍看得支離至
於本旨全不相照以此方知漢儒可謂善說

經者不過只說訓詁使人以此訓詁玩索經
文訓詁經文不相離異只做一道看了直是
意味滾長也

答呂伯恭

道間與季通講論因悟向來涵養功夫全少
而講說又多彊探必取尋流逐末之弊推類
以求衆病非一而其源皆在此恍然自失似
有頓進之功若保此不懈庶有望於將來然

答周純仁 出文集六十一

非如近日諸賢所謂頓悟之機也向來所聞
誨諭諸說之未契者今日細思脗合無疑大
抵前日之病皆是氣質躁妄之偏不曾涵養
克治任意直前之弊耳

答周純仁

間中無事固宜謹出然想亦不能一併讀得
許多似此專人來往勞費亦是未能省事隨
寓而安之病又如多服燥熱藥亦使人血氣

專人 請使人本論語使於四
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語

偏勝不得和平不但非所以衛生亦非所以
養心竊恐更須浚自思省收拾身心漸令向
裏令寧靜間退之意勝而飛揚燥擾之氣消
則治心養氣處世接物自然安穩一時長進
無復前日內外之患矣

答竇文卿

為學之要只在著實操存密切體認自己身
心上理會切忌輕自表襮引惹外人辨論在

答竇文卿 出文集五十九

費酬應分卻向裏工夫

答管子子約

聞欲與二友俱來而復不果遂以為恨羊來
覺得日前為學不得要領自做身主不起反
為文字奪卻精神不是小病每一念之惕然
自懼且為朋友憂之而每得子約書輒復恍
然尤不知所以為賢者謀也且如臨事遲回
瞻前顧後只此亦可見得心術影子當時若

得相聚一番彼此極論庶幾或有剖決之助
今又失此幾會極令人悵恨也訓導後生若
說得是當極有可自警省處不會減人氣力
若只如此支離漫無統紀則雖不教後生亦
只見得展轉迷惑無出頭處也

答林擇之

熹哀苦之餘無他外誘日用之間痛自斂飭
乃知敬字之功親切要妙乃如此而前日不

答林擇之 出文集四十三卷
作分然作無本集誤矣

又 同上末字作來亦誤也

知於此用力徒以口耳浪費光陰人欲橫流
天理幾滅今而思之怛然震悚蓋不知所以
措其躬也

又

此中見有朋友數人講學其間亦難得朴實
頭負荷得者因思日前講論只是口說不曾
實體於身故在己在人都不得力今方欲與
朋友說日用之間常切點檢氣習偏處意欲

其門人相訪 萬正淳曹立之
項平甫胡季隨包頭道包敏道
楊敬仲陳君舉等往來於朱陸
者不可枚舉而兩先生共教之
無忌夫二先生各自執其所見
若不可相容而其無偏心如此
非後世猜忌憚薄徒所能知矣
▲舊病一朱子嘗謂陸子專於
德性而專於問學又自謂專於
問學而輕於德性此指陸子之
舊病還是朱子之舊病
梁文叔 出文集四十四便無
之便作更

萌處與平日所講相似與不相似就此痛著
工夫庶幾有益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卻肯
向講學上理會其門人有相訪者氣象皆好
但其間亦有舊病此間學者卻是與渠相反
初謂只如此講學漸涵自能入德不謂末流
之弊只成說話至於人倫日用最切近處亦
都不得毫毛氣力此不可不深懲而痛警也

答梁文叔

孟子 滕文公上 孟子道世善言必稱堯舜又曰成觀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自為者亦甚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意歎我哉

畫脂論內無其質而外學其文若畫脂鏤冰費日損工

近看孟子見人即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六義若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便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若信不及孟子又說箇第一節工夫又只引成觀顏淵公明儀三段說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日用之間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這裏此外更無別法若於此有箇奮興興起處方有田地可下功夫不然即是畫脂鏤冰無真實得

力處也近日見得如此自覺頗得力與前日不同故此奉報

答潘叔恭

學問根本在日用間持敬集義工夫直是要得念念省察讀書求義乃其間之一事耳舊來雖知此意然於緩急之間終是不覺有倒置處誤入不少今方自悔耳

答林充之

答潘叔恭 出文集第五十卷 作恭叔緩急下有先後二字○ 下文曰大抵近日學者之弊苦其說太高與太多耳如此只見意緒叢雜都無玩味功夫不惟失卻聖賢之本意亦分卻日用實功不可不戒也又云范公立子說云云此等功夫度有餘力乃可為不可使勝卻涵養自察之實也

答林充之 出文集四十三

為仁之本謂孝弟論語有子曰
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充之近讀何書甚要當於日用之間為仁之
本者深加省察而太其有害於此者為佳不
然誦說雖精而不踐其實君子益深恥之此
固充之平日所講聞也

答何叔京

答何叔京 出文集第四十卷
京字陽明全書及通版傳習錄
皆誤作景字今改之○孤負文
集作事負
延平答問答元晦庚辰書曰其
曩時從羅先生學問終日相對
靜坐只說文字未嘗及一雜語
先生極好靜坐其時未有知退
入室中亦只靜坐而已先生命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此意不唯於進學有
力兼亦是養心之要元晦偶有心恙不可思索更於此一句內求之靜坐看如何往往不能無補也

李先生教人太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
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
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

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
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孤負教育之
意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沾衣也

又

熹近來尤覺昏憤無進步處蓋緣日前偷惰
苟簡無深探力行之志凡所論說皆出入口
耳之餘以故全不得力今方覺悟欲勇革舊
習而血氣已衰心志亦不復彊不知終能有

又 同上偷惰作偷墮惰作懶

又同上察良間有於字恐是也氏內之氏誤作是

所濟否

又

向來妄論持敬之說亦不自記其云何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良心發見處即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中間一書論必有事焉之說卻儘有病殊不蒙辨詰何邪所喻多識前言往行固

隔幾重公案案宋文公作近思錄曰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亦是隔幾重公案之公案中峯錄云公案乃喻乎公府之案牘也

君子之所急喜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友求未得箇安穩處卻始知此未免支離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聖人是隔幾重公案曷若默會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鑒邪欽夫之學所以超脫自在見得分明不為言句所桎梏只為合下入處親切今日說話雖未能絕無滲漏終是本領是當非吾輩所及但詳觀所論自

答林擇之 出文集四十二

可見矣

答林擇之

所論顏孟不同處極善極善正要見此曲折始無窒礙耳比來想亦只如此用功熹近只就此處見得向來未見底意思乃知存久自明何待窮索之語是真實不誑語今未能久已有此驗況真能久邪但當益加勉勵不敢少弛其勞耳

答楊子直 出文集四十五

答楊子直

學者墮在語言心實無得固為大病然於語言中罕見有究竟得徹頭徹尾者蓋資質已是不及古人而功夫又草草所以終身於此若存若亡未有卓然可恃之實近因病後不敢極力讀書間中卻覺有進步處太抵孟子所論求其放心是要訣爾

與田侍郎子真

與田侍郎 出續集第五卷專
橫作更積陽明全書作更積案

專更未知孰是橫攢攢義相同聚也然橫有錯義全書恐是也

答陳才卿 出文集五十九卷

參前倚衡 論語衛靈公篇曰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與則見其倚於衡注忠信篤敬念念不怠隨其所在常若有見

吾輩今日事事做不得只有向裏存心窮理外人無交涉然亦不免違條礙貫看來無著力處只有專攢近裏面安身立命爾不審比日何所用心因書及之深所欲聞也

答陳才卿

詳來示知日用工夫精進如此尤以為喜若知此心此理端的在我則參前倚衡自有不容捨者亦不待求而得不待操而存矣格物

致知亦是因其所已知者推之以及其所未知只是二本原無兩樣工夫也

與劉子澄

居官無修業之益若以俗學言之誠是如此若論聖門所謂德業者卻初不在日用之外只押文字便是進德修業地頭不必編綴異聞乃為修業也近覺向來為學實有向外浮泛之弊不惟自誤而誤人亦不少方別尋得

與劉子澄 出文集二十五

一頭緒似筌簡約端的始知文字言語之外
 真別有用心處恨未得面論也浙中後來事
 體太段支離乖僻恐不止似正似邪而已極
 令人難說只得惶恐痛自警省恐未可專執
 舊說以為取舍也

與林擇之

熹近覺向來乖繆處不可縷數方惕然思所
 以自新者而日用之間悔吝潛積又已甚多

與林擇之



朝夕惴懼不知所以為計若擇之能一來輔
 此不逮幸甚然講學之功比舊卻覺稍有寸
 進以此知初學得些靜中功夫亦為助不小

答呂子約

示喻日用工夫如此甚善然亦且要見一大
 頭腦分明優於操舍之間有用力處如實有
 一物把住放行在自家手裏不是漫說求其
 放心實卻茫茫無把捉處也

答呂子約 出文集四十八下
 文曰公而以入體之只是無私
 心而此理自然流行耳非是公
 後又將此意尋討他也

子約復書 今案文集四十八
前條之次載之而人汨汨已下
大異於此朱子答書以下則同
於此更可考之

程子語見遺書 ○易數辭云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
之知百姓日用不知故君子之
道鮮矣

子約復書云某蓋嘗深體之此箇大頭腦本
非外面物事是我元初本有底其曰人生而
靜其曰喜怒哀樂之未發其曰寂然不動人
汨汨地過了日月不曾存息不曾實見此體
段如何會有用力處程子謂這箇義理仁者
又看做仁了智者又看做智了百姓日用而
不知此所以君子之道鮮此箇亦不少亦不
剩只是人看他不見不大段信得此話及其

言於物忘勿助長間認取者認乎此也認得
此則一動一靜皆不昧矣惻隱羞惡辭讓是
非四端之著也操存久則發見多忿懣憂患
好樂恐懼不得其正也放舍甚則日滋長記
得南軒先生謂驗厥操舍乃知出入乃是見
得主腦於操舍間有用力處之實話蓋苟知
主腦不放下雖是未能常常操存然語默應
酬間歷歷能自省驗雖其實有一物在我手

可欲者 孟子盡心上曰不可欲之
謂善有諸已之謂信 註天下之
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
惡

答吳德夫 山文集四十五卷便
察間有欲字

裏然可欲者是我底物不可放失不可欲者
非是我物不可留藏雖謂之實有一物在我
手裏亦可也若其漫說既無歸宿亦無依據
縱使彊把捉得住亦止是襲取夫豈是我元
有底邪愚見如此敢望指教朱子答書云此
段大槩甚正當親切

答吳德夫

承喻仁字之說足見用力之深熹意不欲如

此坐談但直以孔子程子所示求仁之方擇
其一二切於吾身者篤志而力行之於動靜
語默間勿令間斷則久久自當知味矣古人
欲存天理且據所見存之存之功夫既深則
所謂似天理而實人欲者次第可見今大體
未正而便察及細微恐有放飯流歎而問無
齒決之譏也如何如何

答或人

放飯 孟子盡心上曰不能三
手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
歎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註云放飯大飯而歎長歎不敬
之大者也齒決齒斷乾肉不敬
之小者問齒決之意

答或人 案是文集第四十三

答林擇之書之畧文也答或人書無此文○孤負文集作辜負

答劉子澄 出文集二十五註 作者語今間有因循偷惰安得不至於此十字

中和二字皆道之體用舊聞李先生論此最詳後來所見不同遂不復致思今乃知其為人深切然恨已不能盡記其曲折矣如云人固有無所喜怒哀樂之時然謂之未發則不可言無主也又如先言慎獨然後及中和此亦嘗言之但當時既不領畧後來又不深思遂成蹉過孤負此翁耳

答劉子澄

日前為學緩於友已追思凡百多可悔者所論註文字亦坐此病多無著實處回首茫然計非歲月功夫所能救治以此愈不自快前時猶得敬夫伯恭時惠規益得以自警省二友云已耳中絕不聞此等語今乃深有望於吾子澄自此惠書痛加鑄誨乃君子愛人之意也

真西山 宋人名德秀字景元 所著心經可以見其學

朱子之後如真西山許魯齋吳草廬亦

許魯齋名衡字平仲吳草廬名澄字幼清共宋人後皆事元至顯官故論者或以為失節或以為行權事并詳于元史

依稀 稀與稀通彷彿也趙故詩風景依稀似去年

程子四傳 程明道傳之於楊龜山龜山傳之於羅豫章豫章傳之於李延平延平傳之於朱新安

嘉定 元太祖年号朱子沒後九年改元

天之所以與我者 孟子告子上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

皆有見於此而草廬見之尤真悔之尤切今不能備錄取草廬一說附於後

臨川吳氏曰天之所以生人人之所以為入以此德性也然自聖傳不嗣士學靡宗漢唐千餘年間董韓二子依稀數語近之而原本竟昧昧也逮夫周程張邵興始能上通孟氏而為一程氏四傳而至朱文義之精密又孟氏以來所未有者其學徒往往滯於此而溺

其心夫既以世儒記誦詞章為俗學矣而其為學亦未離乎言語文字之末此則嘉定以後朱門末學之敝而未有能救之者也夫所貴乎聖人之學以能全天之所以與我者爾天之與我德性是也是為仁義禮智之根株是為形質血氣之主宰舍此而他求所學何學哉假令行如司馬文正公才如諸葛忠武侯亦不免為習不著行不察亦不過為資器

北溪 名淳字安卿朱子門人
雙峯 名魯字仲元

之超於人而謂有得於聖學則未也況止於
訓詁之精講說之密如北溪之陳雙峰之饒
則與彼記誦詞章之俗學相去何能以寸哉
聖學大明於宋代而踵其後者如此可嘆已
澄也鑽研於文義毫分縷析每以陳爲未精
饒爲未密也墮此科臼中垂四十年而始覺
其非自今以往一日之內子而亥一月之內
朔而晦一歲之內春而冬常見吾德性之昭

昭如天之運轉如日月之往來不使有須臾
之間斷則於尊之道殆庶幾乎於此有未
能則問於人學於己而必欲其至若其用力
之方非言之可喻亦味於中庸首章訂頑終
篇而自悟可也

朱子晚年定論我

陽明先生在雷都時所採集者也揭陽薛
君尚謙舊錄一本同志見之至有不及抄

訂頑 橫渠西銘始名訂頑

是守恐行

寫袖之而大者衆皆憚於翻錄乃謀而壽諸梓謂子以齒當志一言惟朱子一生勤苦以惠來學凡一言一字皆所當守而獨表章是尊崇乎此者蓋以為朱子之定見也今學者不求諸此而猶踵其所悔是躐歿也豈善學朱子者哉麟無似從事於朱子之訓餘三十年非不專且篤而竟亦未有居安資深之地則猶以為知之未詳而

居安 孟子離婁下曰君子淡
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
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有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戊寅 案年譜正德十二年先
生四十七歲

覽之未博也戊寅夏持所著論若干卷來見先生聞其言如日中天睹之即見如五穀之藝地種之即生不假外求而真切簡易恍然有悟退求其故而不合則又不免遲疑於其間及讀是編始釋然盡投其所業假館而受學蓋三月而若將有聞焉然後知嚮之所學乃朱子中年未定之論是故三十年而無獲今賴天之靈始克從事

於其所謂定見者故能三月而若將有聞也非吾先生幾乎已矣敢以告夫同志使無若麟之晚而後悔也若夫直求本原於言語之外真有以驗其必然而無疑者則在乎其人之自力是編特爲之指迷耳
正德戊寅六月聖門人雩都袁慶麟謹識

傳習錄卷下終

132X
60
4